

蕉

風

本期刊要目

- 摩提范..... (論理) 談戲劇批評
- 明 蕭..... (詩) 黑巷
- 陵 江..... (說小) 三兄弟
- 空 晴..... (詩) 伴月星
- 西摩馬..... (說小譯翻) 蘇丹娜
- 生 辛..... (評批) 「劇作選輯」中諸劇評

夕陽楓林

沉雁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編輯者：焦風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三一九C
信箱：二〇三四號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社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目錄

| | | |
|----|---------------------------|---------|
| | 夕陽楓林(封面)..... | 沉雁 |
| 理論 | 談戲劇批評..... | 范提摩(3) |
| | 理論與實踐..... | 今木(9) |
| 新詩 | 黑巷..... | 蕭明(5) |
| | 伴月星..... | 晴空(12) |
| | 花環、葉..... | 端木羚(17) |
| 詩 | 近打河的潮聲..... | 喚雲(17) |
| | 馬來班頓(翻譯)..... | 呂卓(22) |
| 小說 | 三兄弟..... | 江陵(6) |
| | 蘇丹娜(翻譯)..... | 馬摩西(13) |
| 紅豆 | | 蕭逸天(18) |
| 寓言 | 汽車和牛..... | 斜坡(12) |
| | 馬和驢..... | 葉新華(12) |
| | 狐狸與啄木鳥..... | 天涯(12) |
| 評 | 「劇作選輯」中的諸劇 (戲劇批評)..... | 辛生(10) |
| 修建 | (封底)..... | 鄭應強 |



談戲劇批評

范提摩

「批評」這兩個字，是含有善意糾正的意義，決不是尖刻的譏諷，惡意的中傷，文藝批評如此，戲劇批評也是如此。

劇評者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他是戲劇和觀眾之間的一座橋樑，他一手拉着戲劇，一手拉着觀眾，使他們互相瞭解，互相幫助，他領導觀眾走進戲劇更深刻的意義中去。同時，也用公正的態度，把劇中真美善的部份介紹給觀眾，使觀眾接受；否則，就以嚴肅的態度，把劇中的錯誤指出，使觀眾拒絕。

劇作者的劇本，必須經過導演的處理，始能具體的表現在舞台上和觀眾前，所以，一次演出，就必定有劇作者和導演的思想與感情，他們的思想與情感通過戲劇形式表達出來，而大多數觀眾是憑着直覺去接受其中的一切，或盲目的接受其中的意識，或盲目的崇拜其中的人物，或盲目的接受了劇中的暗示，甚至下意識的被劇作者濃厚的筆觸所感動，而讓一些有作用的劇作者，達到了他的目的。劇評者必須客觀的指出這劇本是否有毒索，是否劇作者站在一個錯誤的觀點上，才發出這種的謬論，或是導演者把重點弄錯，把劇中的正主題忽略了，而去加重劇中的副主題，歪曲了劇作者的思想。或指出劇中某些人物，是被劇作者所否定的，演出之後反而得到觀眾的同情，這完全是演員的處理角色失當所致。劇評者必須一方面糾正錯誤的演出，另一方面必須告訴觀眾，劇中什麼地方不真實，什麼地方處理不妥，使觀眾不致盲目地去模倣，盲目地去接受，盲目地去崇拜，相反的，假使劇作者的作品是正確的，有啓示性的，他用一個人物，一件事物，或一個小節，來代表一個理想，或象徵一個真理，可是這些，一個普通的觀眾是不易領悟的，這時，劇評者就該把它指出，讓觀眾明白。若是劇作者的本身，是有着一顆善良的心，但他作品的啓示是不現實的，或是一個善良的劇作者，把他逃避現實的意識，藉着戲劇形式灌輸到觀眾的腦中，使觀眾同情他的觀點，受他的影響而走向逃避現實的道路，遇有這一類的現象，劇評者的責任就更重大，他該同情這位劇作者，除了指出他的弱點外，還要鼓勵他積極起來，勇敢地接近現實。同時，也得把劇中的弱點來源指出，使觀眾知道劇作者所產生的消極，是爲了他本身的不健全，所以才會被這病態的社會戰勝。

劇場中之所以要有劇評者，是爲了他能以客觀的態度指示劇運應走的去向，同時也帶觀眾走向真正高尚的藝術境界中去，萬一，戲劇工作者爲了本身的自私而玩弄低級的噱頭，或是庸俗的戲劇工作者，一味迎合觀眾

的低級趣味，劇評者就得大聲疾呼，指出其中的毒素。因爲這不但使觀眾的趣味流於低級，勢必使嚴肅的戲劇工作者在工作上發生困難——他們費盡心血演出一場戲，爲了水準的高超，藝術的完整，演出的嚴肅，竟使觀眾無法接受——因觀眾習慣了低級的趣味，對於嚴肅的演出，竟感枯燥無味，而不能等待劇終途中途離座，而妨礙劇運的發展，所以劇評者應打擊迎合觀眾低級趣味的演出，擁護嚴正的演出，扶觀眾走入正軌，提起他們對嚴肅的戲劇的興趣，而能接受高度的藝術內容及形式。

劇評者的責任是糾正戲劇所應走的路線，領導觀眾走向正當的藝術境界，使多接受劇中的優點，多發現劇中的缺點；同時對演出指正和鼓勵，使劇團樂意接受，他必須一手拉着觀眾，一手拉着戲劇，無條件的做他們之間的橋樑。

劇評者除了明白自己的責任外，更應懂得應採何種態度，因態度不對，往往使一篇好的劇評爲人所誤解，所拒絕。

劇評者的態度應當是絕對善意的，誠懇的，公正的和嚴肅的，否則他就不配被尊爲劇評家，只配做個吹毛求疵的刻薄者。

一個劇的演出，無異在戲劇的歷史上加了一道痕跡，它可能是歷史上最好的一次演出，也可能是歷史上最壞的一次演出，更可能使這演出的劇團永遠存在，也可能使這劇團立刻解散，在這具有嚴重意義的演出中，一個劇評者該如何鄭重地去批評，爲了不使自己有一點遺漏，有一點錯誤，一個劇評者就該多看幾次戲，在一個新戲上演時，他第一次走入劇場，可能用普通觀眾的直覺和態度去欣賞這新劇的演出，在再一次走進劇場時，他可能用劇評者的尺度去衡量劇中的一切，爲了更正確、更詳實起見，可去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在劇場中劇評者決不能擺出一副權威面孔來，一手執筆一手拿紙當場記錄一切，假如這樣，那一定是一位低能的劇評者了，若是萬一在寫批評的時候忘了的話，那明天該再去看看一次。

劇評者不能爲了劇團的送票與否，或是和某一個演出工作者私交情篤，而意氣用事地故意譏諷，或任意吹捧，一個公正的劇評者，他一定用真摯的態度，使不良的劇受到警惕，用善意的態度指出劇中的優點和劣點，使一個不完整的演出受了他誠懇的指責，走上完整的途徑。若是劇評者的意見是正確的，但他所用的筆觸是無情的，帶諷刺的，這可能激起被批評者的反感，而不接受他的意見。所以一個嚴肅的和公正的劇評者的態度，必須是善意的，誠懇的，謙和的，也必須有着兄弟似的友愛，慈母似的心

懷。

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劇評，大多數是不公正的，凡是自己人演的戲，不管怎樣總是捧，有時捧得連演員自己也感覺糊塗，如對剛上過一兩次台的新演員，便講他的演技已登峯造極，爐火純青，這不叫他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或使他趾高氣揚，自鳴得意呢！這不是愛他而是害他。對不是自己人演的戲總是罵，有時用最刻薄的話來罵，如「完全失敗」，「一無可取」，使一些自信心較弱的演員，沒有上第二次台的勇氣，對一班熱情工作者的頭上，澆下無情的冷水，使他們心灰意懶不想再幹，這簡直是摧殘劇運。還有些寫劇評的人，它們意見的出發點多半出自個人的，或是團體的，甚至是有作用的，他們用正義的口吻假公濟私地評擊對方對藝術的處理，對人事的支配，蒙蔽觀眾及一切的人而達到這劇評執筆人的目的；另外一些人，明明是爲了替某一個劇的演出作宣傳，他却不用正式的宣傳方法，而用劇評來達到他宣傳的目的；也有一些人，只因和演出團體中的某一個人有點小糾紛，就吹毛求疵的漫罵對方，以發洩自己胸中的悶氣。這些，都不能算作劇評，執筆人更不能算是劇評者，因為這些人的態度，根本就不不是劇評者的態度，而是假借劇評的形式來達到他個人或團體的目的，一個真正的劇評者當然是不能這樣做的，也不可能這樣做。

劇評者決不能故意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把好的劇本和好的演出說得一文不值，也不能故意把壞的劇本和壞的演出說上天去，應以嚴肅的、公正的、誠懇的態度指出被批評的對與不對，他的出發點是爲了劇運的前途，他的目的是在使參加演出諸人，接受他的意見，同時也使觀眾走入真正瞭解高尚藝術，和接受其中超然的啓示。

劇評者所用的角度和尺度，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所謂角度，是戲劇的批評人本身在批評對方的基本出發點；所謂尺度，是指戲劇批評人，以那一類的標準去衡量一個劇的水準。

劇評人有自己的思想，和修養，他以自己的思想去批評劇中的意識是正確，以自己的修養去批評劇的演出是否够水準。每一個人的生活環境不同，所以他們的思想跟着不同，也爲了各人所受的教育不同，所以他們的修養也就不同。爲了這些不同，因此一個戲的演出，就有幾種不同性質的批評文字出現。社會不是爲了戲劇而存在的，倒是戲劇爲了社會才存在的。同時，真理不是屬於任何個人的，而是屬於整個個人的。劇評人的基本出發點，就該站在整個社會和個人的立場才對，劇評者站在這一個角度上去批評一個劇的內容，是不會有大錯誤的，因爲劇作者創作劇本，也該站在這個立場。假使一個劇作者在有意或無意之間歪曲了真理，或是有意引誘和無意影響觀眾脫離現實社會，劇評者就該站在自己的基本立場，否定對方的作品，糾正對方的錯誤，使被批評的人，下次不會有同樣錯誤發生。

劇評者的批評角度確立之後，該用什麼尺度去衡量一個劇的水準？這就要牽涉到戲劇形式了。

戲劇的形式很多，最簡單的可分爲：「悲劇」，「喜劇」，「激情劇」，「笑劇」和「悲喜劇」五種。在這五種劇裏，又可分出很多種來，例如悲劇中就有「歷史悲劇」，「時代悲劇」，「家庭悲劇」，和「性格悲劇」等，同樣被稱爲悲劇，但它們間的時代性，和現實距離的遠近，也各不相同。劇評人衡量一個劇，應該先知道它的形式，然後用同一形式的尺度去衡量他，就不會發生以悲劇的尺度去衡量喜劇，或以現實的尺度去衡量非現實的演出。衡量沒有錯誤，劇評本身的正確性才可建立起來。

劇作者把握住現實，將現實中的素材提煉成藝術中的題材，這題材內容，用什麼形式表現它最合適，是悲劇？還是喜劇？若是該用悲劇形式表現的題材，而劇作者却用了喜劇形式，這時，劇評者一定能看出這內容是被它的表現形式限制了，所以不能使這內容充分地、完整地表達出來。若劇評者本身的尺度不靈，就會受到這形式的矇蔽，使一個良好的題材埋沒在形式裏。劇評者用來衡量這內容和形式的尺度，並不固定在某一個範圍裏，因爲人的本身和人類生存的社會都是動的，劇作者在這現實中選取的題材自然也是動的，同時表現這題材的形式又是那麼多，若是劇評者的尺度沒有那麼多，不懂得那麼多，他對劇作者的作品及其深度，和他所用的形式，就難澈底明瞭了。

劇評者所用的尺度，是根據他本人對社會的認識；對歷史的瞭解，對過去和現階段戲劇的發展情形的熟悉，能詳細分別戲劇的種類，能確定戲劇的形式是否合乎其內容，更能知道劇作者和導演的一貫作風，這才能使劇評者的尺度正確地衡量出戲的演出水準之高低，及其距離現實生活的遠近，形式的誇張成分是否適合演出的內容。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劇評文字，大多數是不足够完整的，有的只站在自己個人的角度上，說出被批評的內容是否正確，而不論及形式是否影響內容；有的只論其形式是否完美，而忽略了它的內容；有的却用現實的尺度去衡量非現實的誇張形式的演出；最無聊的是利用劇評形式專事吹捧漫罵以遂其私欲；有的劇評寫得太空洞了，他只寫出「某人演得好，某人演得太差，某人這一次有更好的表現，故事很曲折，情節很緊湊，導演手法靈活，佈景新穎漂亮。」使人看了之後，不知他是用什麼尺度。換句話說，也讓我們知道他根本沒有用尺度去衡量這戲的演出，只憑觀眾的直覺，說出他的感想而已。

角度和尺度是不能分開使用的，它們必須同時被使用，假使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說對方的作品是對的，所表現是正確的，但讀這批評文學的人，就不知道它對到什麼程度，正確到什麼程度，若以正確的尺度加以衡量，就可使讀者知道它們的程度了。

黑

巷

· 蕭 朗 ·

揮一揮手，
看一眼鐵門裏的微笑，
我走進黑巷裏了！

黑巷是這樣的長啊，
黑巷是這樣的黑啊，
我伸手不見五指！

天空沒有月，
烏雲遮蓋了羣星，
那一團黑啊！
天地從何劃分？

聽着腳步聲音，
我知道未和大地分離，
兩旁看不見房舍，
像是走入一片荒墳。

我走着，
我乾咳一聲，
試探有無回響；
然而，
沒有一點聲音，
我走入寂靜中了！

我開始感覺孤單，
想到幼年對黑暗的恐怖！
是呵！

可能有毒蛇在道旁，
細聽走近的足音；
可能有惡狗衝出，
貪饞的咬下一口！

這是黑暗中啊！
雖然我敢抓住毒蛇頸項，
當作繩子一樣揮舞；
惡狗的作態更可笑，
當牠撲上前來，
我會用迎接足球的功夫，
迎接牠的咽喉。

然而，
這是黑暗中啊！
英雄也會被暗箭所傷！

我走着，走着，
發現黑巷盡頭，
有一支路燈，
黑巷是這樣的長啊，
那像是接近地面的一顆星。

我必須走完這一段路，
那一點光便是我的方向，
夜還是這樣靜，
我想起了那鐵門！

有了光，

雖然那麼遙遠，
宇宙也有些生氣了！

首先微風吹來，
我才想起曾經有過熱，
用手抹去額上汗珠，
如今有了意外享受。

突然，
天邊有隆隆的聲音，
像是擂鼓的巨響。

在閃電中，
我看清了道路，
黑巷兩旁是沉睡的人家，
不是荒涼的墳墓。

縱是沉睡吧，
也終有醒來的時候啊，
我不再感覺孤單！

也許暴風雨要來了，
我加快腳步，
在摸索中的黑巷啊，
終會有個盡頭！

我走在路燈下面，
那不再是一顆星，
一隻狗夾着尾巴溜走，
我獨自暗暗的笑了！

黑巷走完了，
是那樣的長啊！
回過頭來看一眼，
我又想起了那鐵門！



江陵

「老頭家」謝添福彌留在人間的最後一刻，特地召集兒孫輩圍攏在他的病榻前，聽他老人家的「最後吩咐」。

大媳婦是個守寡多年的舊式婦女，拖着一對年幼的子女站在床角頭低聲泣滾着。

當家的是次子有仁，誠惶誠恐地蹲在床前，屏着氣息靜候老人家有所吩咐。他的態度似乎很鎮定，但兩腮不停地扭動，脖子兩邊的青筋也脹下下地，正顯示他的內心很緊張，因為老頭子的最後幾句必然是有關遺產的分配問題。

老三有義斜坐在床沿，以淒愴而又懇切的聲調說道：「爸爸，你還是安靜休息休息，不要多說話吧！」

老頭子只是微微地點一點頭，再看有仁，又憐憫瞧着床角頭的寡婦和一對可憐的孫兒，許久許久才深深地嘆口氣。之後，他那一對失神的眼光才落到老四有財身上。有財是他最痛愛而且是唯一受英文教育的小兒子，平時得父兄的

庇蔭，甚麼事都不用發愁，所以甚麼事都不懂。此刻他還若無其事地側身靠在床欄邊，像平時聽老頭子的例行訓話似的，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因為他根本就不懂得老頭子就要死去，也不懂得老人家在彌留之際必定有一套「最後吩咐」。

老頭子再嘆一口氣斷斷續續地說道：「我一輩子辛辛苦苦積下這一點資產，全靠你們好好守成。有德早死，有仁是一家之主，裏裏外外，老老小小，都得你打理照應。」

「是，爸爸。」有仁答道。「你嫂子年青守寡，姪兒年幼，一切都得靠你。」

「爸爸你放心，我自會照顧他們長大成人。」

在床角頭的寡媳哭得更淒切。「有財年輕，容易學壞，你要特別管教管教，最好是早點給他成個家。老頭子喘息一陣之後，繼續吩咐道。

有財低頭不語，心裏也許還在盤算一些玩樂的新花樣。有仁還是滿口答應。

老頭子乾咳幾聲，又再說道：「有義喜歡自己創事業，不過萬事都要小心，記住我常常說過的話，生意要從小做起，不要冒險，貪心。」

有義也誠惶誠恐地連聲答：「是！」

最後，老頭子再三叮嚀他們三弟兄要同心協力，互助互愛，話還沒有說完，又是一陣陣急喘。許久許久，才非常清楚地交代最後一句話說：「關於遺產的事，我早在王狀師那邊做好『掛沙』，等我百日後，你們再去領取吧！」

於是他老人家一陣抽搐之後，就在兒孫們的喚泣聲中安祥地離開塵世。

百日後。

王狀師為他們召開分產的第一次家庭會議，當眾宣讀謝添福的遺囑。

他的全部財產包括星隆兩間經營土產的出入口商行，膠園和房產等等，照四份公平分配，同時也按照他們的處境和能力來處理。老三有義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所以把添福公司吉隆坡分行「掛沙」給他去掌理。至於在星的總行則由寡媳及老二有仁老四有財三公司，並指定由有仁掌理業務，老四有財以副經理名義在店中幫忙，一切得聽從老二節制，直至成家立業，自立門戶之時止。這雖然對有財是一種束縛，但知子莫若父母，因為有財年輕好動，且有許多富家子弟的壞習性，老頭子深怕他胡作非為，傾家

蕩產，所以特別寄望有仁兄代父職，好好地管教他。

此外，他當年發跡時的故居一幢舊式洋房雖然沒有多大價值，但列為四房公產，不準轉賣外人，這算是他老人家的唯一紀念物。

一切分配停當，兄弟們立即分道揚鑣，有義攜帶一家老小赴隆，先卸下分公司的老招牌，換上「添福公司義記」的新招牌，擇吉開張，繼續經營土產出入口生意。他雖然是年青有為，一意想擴充業務，無奈資金短缺，處處還得依賴老二有仁在新加坡方面予以支持。

有仁主持星方總公司，大權在握，以他追隨老頭子經營店務十多年的經驗，不但信用卓著，人事熟悉，且其圓滑的手腕比較老頭子有過而無不及。所以不上兩年功夫，添福公司的生意比較老頭子在世之時還要發達。家務方面，照顧寡嫂幼姪，管教弱弟有財，說得上仁至義盡，博得克策紹裘的好名聲。

然而生長在功利主義商業社會裏的人，平時所接觸到的是錢財，所期望的是錢財，生存的唯一目的當然也是錢財。有仁掌握添福公司大權，經營有方，財源廣進，可是生意越順手，盈利越多，他的內心就越覺得不滿。因為他所賺的錢並非全部屬於他所有，他得無條件供應寡嫂栽培姪兒，還得為胡天帝不務正業的四弟有財受氣受罪。午夜捫心，他固然也會顧慮兄弟的情份，決心秉公持正，全力經營，祇因滾滾而來的錢財對他畢竟是無可抵擋的一大誘惑，於是他存着另起

爐灶的私心。

「老家長」王山查早就了解有仁的打算，常常鼓勵他另組公司私下裏多做點自己的生意。有仁果然以王山查的名義申請註冊一家仁貿易商行，自己當後台老板。從此以後，虧本生意由添福公司承當，賺錢的生意則僅一舉手之功，轉由仁貿易商行經營，不上兩年功夫，添福公司即面臨破產的嚴重危機。

另一方面，近兩年來有仁對有財的管教再不像過去那麼嚴厲，有財要多少錢，他就給多少錢，只要他簽一張字據，甚且他在外邊所欠下來的債務，有仁照樣替他清還。同樣是上兩兩年功夫，有仁突然由律師給有財一張通知書，告訴他虧欠公司的債務，即將超過他應得的股份，除了不准他繼續欠虧之外，對所餘股份將如何處理，還要他作具體的決定。

這一下子真把有財氣得暴跳如雷，他立刻以牙還牙，委託律師覆信，要求清賬拆股。寡嫂對商務固然一無所知，但近年來風聞添福公司漸虧蝕，仁貿易商行却蒸蒸日上，於是也就糊裏糊塗和有財站在同一陣線，要求立即清賬拆股。

有仁知道會有這麼一天，事實上他早就準備有這麼一天，一了百了，自己才好放手經營自己的事業，所以早就把添福公司的賬目交由會計師理得一清二楚，等待寡嫂和有財來清賬。

遠在吉隆坡的老三有義立刻趕到新加坡來，添福公司雖然沒有他的份兒，可是他絕不願見兄弟爲了

財產的事鬧分裂。

抵星後，二哥有仁不免向他先訴苦一番，最主要的是解釋近兩年來行情太差，而且競爭得利害，「老」生意畢竟不過「新」公司，所以添福公司連門面都支撐不來，況且有財對他一點沒有幫助。一提到有財，他二哥就好像有一團火從心底往臉上衝，使他漲紅着臉氣憤憤地繼續說道：「阿義你是知道的，當年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們辛辛苦苦學生意，阿財只懂得吃喝玩樂，到英校混日子，只學些阿飛的壞榜樣，老人家總是偏袒他，溺愛他，全把他寵壞了。」

「再壞總是自己的兄弟，還是請二哥包涵包涵。」
有仁繼續說道：「這兩年更不像話，他那會把我做哥哥的看在眼里，要多少就得給多少，成天成夜在外邊賭馬，打撲克，輸了錢就隨便寫張條子給公司；甚且包個舞女在外邊同居，連頂房子買傢俬的錢也胆敢要公司支付。」

「阿財真是荒唐！」
「何止荒唐！他甚且參加什麼羅賓漢派私會黨，整天和一些流氓阿飛喝酒玩女人鬧事，簡直是混蛋至極！」

有義深深嘆一口氣，才無可奈何地勸道：「請二哥留一點兄弟情，讓我勸他。」
「勸？他已經壞到這種程度，還能夠得好？他要清賬拆股就聽他的意思辦，要不然，這個公司遲早總會讓他拖垮，我實在不能不早點想辦法。」

「所以二哥才另再組織個公司？」

「這……這實在是無可奈何，不過……我不過只是從旁支持而已，資本大多數是王山查籌來的。」
「有仁自知這一層是他理虧，所以支支吾吾地把責任推給王山查。」

有義婉婉轉轉勸道：「自己另謀發展並不是不應該，不過我却希望二哥不致讓市場上的人——尤其是老人家在世時的老顧客多講一句閒話，況且寡嫂和兩個侄兒還得靠你照料扶養。」

有仁沉吟良久才斬釘截鐵地說道：「這年頭賺錢第一要緊，我顧不了人家的閒言冷語！至於嫂子嗎？只要她不和有財一鼻孔出氣，我總不會虧待他們母子三人。」
他們這一席話談到這裏為止，看有仁的態度那麼強硬，有義深知很難有希望把他們哥兒倆拉攏在一起。

就在有義抵星的當天晚上，有財特地在國泰大酒店爲他三哥洗塵，在座還有據說是他的拜把兄弟和三個花枝招展的交際花；派頭之大，不但出於有義意料之外，而且使全酒樓各席的顧客也大爲失色。有財深以這種排場來爲三哥洗塵而自以爲榮，有義的心裏却感到一陣陣悲哀，他懷着滿腔熱誠趕來星洲，爲的是希望兄弟不致鬧分裂，自然也希望四弟改變態度，多幫二哥的忙，想不到老四根本就不想到這一套。

在花天酒地的喧聲中，有義實

在不能忍受下去了，他悄悄地告訴有財說：

「我這一次特別抽空出來，全是爲了你和二哥的事，今晚想和你多談談。」

「三哥有什麼話請說吧！」有財滿不在乎。

「這麼吵！這個地方。」

「沒有關係嘛！」

「還是換個靜的地方吧！」

有財和其他兩個朋友商量一陣之後說道：「我們先到勿洛，十二點等你們宵夜。」

他的朋友們說聲OK。

他的女朋友却不斷地向他拋媚眼翹嘴唇在撒嬌，大有戀戀不捨之意。

有財却只是無奈地地向她們說聲：「Bye-Bye，勿洛再見。」輕飄飄地陪三哥先到勿洛去。

在勿洛海邊，一陣陣帶點腥味的海風從幽黯的海面吹來，雖然微微有幾分涼意，但有義內心却感到非常輕鬆，這是幾年來他在吉隆坡未曾享受過的最輕鬆的一刹那。

哥兒倆選擇勿洛酒店最末端最幽靜的角落裏坐下來，有財想再喝酒，却讓有義阻止了。他哥兒倆只要了一壺清茶，輕聲細語地在敘說家常事。他們談過一陣瑣事之後，還是有義先把話鋒轉入正題。

「老四，我看你幾年來變得厲害！」

「是嗎？」有財自己似乎沒有甚麼感覺。

「交際應酬很忙嗎？」

「朋友兄弟多，自然忙碌。」

有財只是無奈地地向她們說聲：「Bye-Bye，勿洛再見。」輕飄飄地陪三哥先到勿洛去。

他的女朋友却不斷地向他拋媚眼翹嘴唇在撒嬌，大有戀戀不捨之意。

有財却只是無奈地地向她們說聲：「Bye-Bye，勿洛再見。」輕飄飄地陪三哥先到勿洛去。

「女朋友特別多吧？」

「嘻嘻，嘻嘻……」有財沾沾自喜。

「有對象嗎？想不想早點結婚？」

「還想多玩幾年再說。」

「這幾年也該玩够啦！老弟，錢也花得不少啦，我看你的排場就像是個百萬富翁的大少爺。」有義帶訓帶勸地說。

「我又不是花別人的錢。」

「雖然不是花別人的錢，但也該節省一點，況且二哥主持店務，整年辛辛苦苦，你也該多幫他的忙。」

一提二哥，有財的火氣立刻上衝。他立刻氣汹汹地數他的罪狀說：

「哼，二哥！他根本就不把我當成親兄弟看待；公司的事由他一把抓，那一件事情肯讓我過問？虧本賺錢只有他一人知道，我要借幾個錢就得像小伙記一樣向他說明理由，他不高興就不給，我才不理他這一套。」

「這也是做哥哥的想爲你好嘛！」

「想爲我好？爲什麼不放手一點權給我！我想當財政，他肯不肯；我當營業主任他肯不肯；想去香港聯絡生意，他說沒有必要；我接洽的幾宗生意也全給他拒絕掉，不是藉口說是冷門貨沒銷路，就是嫌貨辦不好。」

「這都是怕你年青，生意的事不大在行，所以才不敢完全放手讓你做吧！」

「他不但把我當小孩子，而且

把我儂子看待！」

「這也怪不得二哥，你想父親在世的時候，他學了十幾年生意，還不能自己做主哩！」

「可是我現在是公司股東！董事！副經理！並不是他的兒子，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他管不着。」有財理直氣壯。

「這麼任性對你不好，對公司也不好嘛！」

「對公司不好？他說近年來公司虧得厲害，而生意却全給他自己私營的仁貿易公司割過去，他這樣做對得起公司？」

「……」有義無法替老二解釋。

「幾年來我花公司的錢不上五萬塊錢，他說將要超過我應得的股份，立刻給我一張法律信通知止付，這是甚麼話！」

「……」

「這簡直是存心要吞沒我的股額。」有財越說越氣憤。

「至於我個人花錢厲害，那是我自己的事，將來做叫化子也是我自己的事，現在我可不能讓他白白地吞下去。」

「大家是同根生的兄弟，有誤會可以慢慢解釋。」有義看他那麼氣盛，只好婉轉地勸告他說。

「現在還有甚麼好解釋的，我一定要法律解決，清賬折股！」

「還是讓我調解調解吧，老四。」

「事情已經到了這一地步，即使是我答應，大嫂也一定不會答應。」

。

「大嫂那邊我可以去勸勸她。」

「可是我的法律手續都準備好了，剛才那兩位朋友就是在狀師樓做事的大財副。」

「唉！想不到父親過世不久，我們兄弟就鬧分裂。」有義感到非常失望。

哥兒倆都沉默不言，有義的心裏很難過。因爲他老遠從吉隆坡趕出來，結果還是無法使二哥和四弟改變態度不鬧分裂。

有財不會想得太長遠，平時他只顧花天酒地吃喝玩樂，根本沒有注意到二哥近年來的存心，更不懂得二哥爲甚麼不肯讓他過問店裏的事，及至不讓他繼續向店裏支錢，他還是不明白有仁用意之所在。

他只爲二哥不准他花他自己的錢而負氣要清賬拆股，祇要能把拆股後自己應得的股份掌握在手中可以暢所欲言，也就感到心滿意足。至於拆股之後該經營甚麼事業，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事實上這一次要求清賬拆股，也還是他那兩位「狀師樓大財副」好朋友替他出來的好計謀，即連歷數有仁的罪狀也是他們指點給他的，要不然，他所理解到二哥的「壞」處，祇是不肯給他錢花而已。

在沉默中，他那一串酒肉朋友都帶着幾分醉意從國泰趕到勿洛來，又重新叫了一席酒菜「宵夜」，一直胡鬧到兩點多鐘，才各自回家去。

翌日，有義特地留在家裏和寡

嫂談談。

這一位年青守寡的大嫂，對公司的事一無所知。近兩年來有仁對她的家用和孩子的學費按月供給，雖然不算十分充裕，却也不至於短絀不敷；至於店務方面她完全沒有過問，也不懂得過問。不過平時在街頭巷尾會聽到種種傳言，說是有仁存心吞她孤兒寡婦的財產，却就不由得她感到憂心如焚。可是她完全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及至有財和有仁鬧翻，告訴她說公司不久就要關門，她們母子一分錢也分不到，她才決心和有財一起要求清賬拆股。

有義聽了大嫂一場訴說之後勸她道：「這件事全是二哥四弟兩人不和所致，大嫂不要聽信人家的謠言。」

「老四亂花公司的錢實在也不應該，不過老二如果存心吞我孤兒寡婦的錢，他就不得好死！」

「我想二哥不至於這麼狠心吧！」

「老三你還在吉隆坡，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老二雖然還會帶念你大哥的一點情份，你二嫂可就不同囉！那個死「馬交婆」就把我們母子三人看成眼中釘，以爲我們是自愛他老二撫養，恨不得把我們攆走。老二如果存心欺負我們孤寡，一定是這個狐狸精唆使的。」

「二嫂……」有義深知二嫂平時不大尊重這位沒有受過教育的大嫂，態度不免傲慢一些。他正想替她婉轉幾句，想不到大嫂却緊接着說：

理論與實踐

• 今 木 •

目前，馬華文壇上蔓延着一種病態，就是唯求發表响亮的理論，不能腳踏實地去做。要診治這種病態，必須由作者本身着手；否則言行不能一致，雖有高明的理論而缺乏實踐的能力，則無異紙上行軍。

有人以「反黃色文化」做爲寫作的目標，以現實主義做着筆的對象。倘能實實在在實踐這種理論，委實值得嘉許，也是文藝工作者的模範。但事實上却還是理論與實踐背道而馳。要掃蕩這根深蒂固的文藝污點，要徹底地壓制這種「黃色」的氣氛，先決條件是洗滌作者本身的「黃色」思想，凡有關虛幻的風花雪月、裸體、大腿等等，都不是文藝工作者取材的對象；反之，則成自我陶醉、自我忘形，而己身不正，豈敢改正他人，或指導他人呢？具體來說，這是作者本身應該嚴肅檢討的問題。

無可否認的，目前文壇上所歡迎的作品是此時此地的現實題材。但是，所謂現實題材，并非閉在斗室中造車，而是真情實地的深入工作場所中去觀察，從所接近的工作生活中去體驗生活底真諦，這才是文藝工作者應有的態度，應有的磨練功夫。有些作者雖曾以「深入工作生活」去發揮其獨特的作風，但這不過是在口頭上發理論而已；如果叫他做一兩個鐘頭的苦工，或者

忍耐一天半天的飢渴，那就苦極生悲，眉梢緊縮。可是，執起筆來，說什麼跟生活肉搏呵，受盡生活折磨呵，嘗盡飢渴勞煩呵，或者悲傷呵，痛苦呵；這畢竟祇是無病呻吟。嚷着悲傷痛苦的是作者，在讀者方面毫無感應。要是切切實實地經過生活折磨而寫出的作品，用不着修飾悲傷痛苦的虛妄文詞；而將其血淋淋的生活情態，暴露於讀者面前，不由你不感動心弦，而一掬同情之淚。這就是能實踐理論而在作品中所表現的生活代價。

一個文藝工作者，要實踐他的正確的文藝理論，除了切實地體驗生活外，還須深入社會的洪爐中鍛鍊，使自己更剛強，更有勇氣去面對慘酷的現實，爲正義，爲真理而作「不平則鳴」，讓跌入火坑中的苦難者，讓窒息悶悶在鐵室中的委屈者，揚眉吐氣，同時更要由理論中勇敢地實踐，別讓高尚的理論在紙上無形地幻滅，這是文藝工作者不可習染的壞現象。

因此，凡是一種理論，都須有所根據，有計劃，同時更需要言行合一，不畏艱難勞頓，確確實實地去實踐；否則使理論與實踐背道而馳，什麼事業都不易得到良好的效果，雖有崇高理論，亦不過是一個綺麗的幻夢吧了！



「提起那個不要臉的『馬交婆』，我就一肚子氣，她的兒子像是珍珠寶貝，看我的兒女就像路邊的小叫化子，不讓他們在一起玩。我的孩子出疹子，她就大驚小怪，說甚麼傳染病，全屋子都要消什麼毒，你說氣人不氣人？」

「有義笑笑不答。」

「她每天用公司的車子送兒子上學，我的兒子就不能『弄幫』，你說氣人不氣人？」

「有義還是笑笑不答。」

「再說，客廳和廚房都是大家公用的，我的兒子如果把沙發椅弄髒或是不小心打破她的一張碟子，她就整天罵不停嘴，你說我受不了了！」

「大家住在一起，只好遷就遷就。」

「有義勸道。」

「幸好這幢老房子是父親遺留下來的，我母子才住得下去，要是他老二的呀，我母子早就得去做叫花子啦！可憐你大哥死得早，害得我母子活受罪。」大嫂越說越傷心

，有義也不禁陪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所以我說老二如果存心吞我母子的股份，一定是那個狐狸精唆使的。」大嫂又重覆地說一遍。

「我想二哥絕不會的。」

「難說得很，現在公司虧本，將來我母子要靠誰來撫養呢？所以我還是照老四的意思，和他清賬拆股。」

「拆股之後，你想把股款做甚麼生意呢？」有義以試探的語氣問

道。

「阿財說他和朋友合股去甚麼丹的地方開金礦，一分本三分利，好賺得很，所以我想……」

「這……恐怕靠不住吧，我也沒有聽阿財說過。」

「大坡萬福利的頭家嫂勸我拿點錢去放利息，還有人勸我放到當舖裏去，利息也很高，所以我想拆股之後總不會吃老本。」

有義沉吟一陣之後才鄭重地勸道：「大嫂，我說句不中聽的話，二哥最壞也是自家兄弟，千萬還是不拆股分家，讓人家笑話，况且你是個婦道人家，對生意的事全不懂，萬一受人欺騙，全本無歸又怎麼辦呢？」

「這……」大嫂不知如何回答。

「大嫂還是審慎一點。」

「要是真的給老二吞下去呢？」大嫂反問他。

「這……」有義無法提出實際的保證。

「你遠在吉隆坡，又不能看顧我母子，我只好和阿財一樣，要求老二清賬拆股，才免得讓他吃光呀！」

有義覺得心亂如麻，添福公司虧本是事實，二嫂對待大嫂不好也是事實。他固然深怕大嫂將來吃虧受騙而勸她不要聽從阿財的話要求清賬拆股，可是他却又不能保證在二嫂繼續主持之下添福公司不致於虧到關門倒閉，致讓她們母子挨冷受餓。他以矛盾而痛苦的神態凝望着樸實、憂鬱、蒼老的大嫂，對她

那麼無知而又自信覺得無限哀傷。再看一看對侄兒又是那般畏縮縮地倚在她身旁，更使他萬分難過。假定大哥還在世，不但用不着嫂嫂操心錢財的事，他們兄弟之間也不至於鬧分裂啊！

他自知自己既不能在新加坡照料他們，又沒有辦法勸使二哥和四弟不鬧分裂，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他只能順便安慰大嫂幾句話，要她在困難的時候立刻寫信通知，他會立刻再趕新加坡來。

之後，他又懷着悲傷的情緒再到店裏去探望二哥。

他還來不及和二哥說甚麼，有仁就把一張律師通知書遞到他面前，憤憤地說道：

「你看！有財這個孽畜竟然串同大嫂要和我清賬拆股，」他冷笑一聲繼續說道：「想不到他們走得這麼快！」

有義看完了有財的律師通知書，深深嘆一口氣，才以絕望的語氣說道：「昨晚我苦勸他不聽，上午又去看了大嫂，她火氣很重！」

「他們要怎麼辦，就來吧！」
「不過我還是希望不至於完全破裂！」

「是他們要！還有什麼話可說。」

「我想請幾位長者出面調停調停，二哥的意思……」

「我想太遲了。」有仁斷然拒絕。

有義低着頭沉默不語，良久，有仁才以沉重的語氣告訴他說：

「我早就交代律師和會計師準備一切，賬目一清二楚，專等他來查！」

有義原也知道有仁另起爐灶自組公司即是結束添福公司的前奏，拒絕有財在公司透支祇是向他示顏色而已。他想法大事為小事，這在他自己已知是徒勞無功的舉動，但是為了手足之情，他不能不空跑一趟。在絕望之餘，他祇為可憐的寡嫂着想，於是他很懇切地告訴有仁說：

「這件事都是老四不務正業所致，大嫂誤信謠言，讓她牽着鼻子走，不過我希望二哥你能看在大哥的情份上，不要讓她太吃虧。」

「我自然是秉公辦理，她可以分多少我就給多少，決不會虧欠她分文。」

「假如分不到，她們母子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有義知道他二哥很懂得「生意法」，不拆股便罷，要拆股他可能把賬目「造」到全部虧光「企倒」，這是奸商們最拿手的「明虧暗吃」手法，所以他不

能不先為大嫂着想。
「這……」有仁也知道有義頗有商場經驗，看穿了他居心所在，一時答不上來。

於是有義只好轉變口氣勸道：
「生意有盈有虧，可合可離，不過大嫂畢竟是個無知的婦道人家，甚麼都不懂，無論如何我總希望二哥你能照料他們，直到侄兒長大成人！」

「……」有仁沉默不言。
「父親生前也特別把這件事關照你二哥！」

「……」
「請二哥原諒她們的孤寡無知。」

「……」
「就是我遠在吉隆坡也才放心得下。」

有仁知道這一次拆股，大嫂分不了多少錢，今後的生活可能發生問題，在道義上和人情上他委實也不能卸却照料她們的責任，於是在詳細考慮之後他才回答有義說：

「這一層你放心，今後只要她不同我吵吵鬧鬧，總不至於讓她們沒得吃，沒有穿，沒得住。」

有義聽他滿口答應，也不禁喜形於色。不料有仁却又再補充一句說：

「這一次拆股她多少總可以分一筆錢，如果她把錢交給老四去胡花，我可就不能白白養他們！」

這一下子可讓有義楞住了，有仁的話雖然也有幾分道理，聽來總不大對勁。

結果還是有仁自圓其說，認為他們母子目前的生活總不致於發生困難，以後如有困難時「再說吧」！他們哥兒倆也就結束這一場談話，有義也就在當天晚上匆匆搭火車趕回吉隆坡去。

就在短短的一箇月中，有仁和有財竟因拆股而釀成一場爭產的官司。

先是有仁宣佈添福公司結束業務暫停營業，繼則交由律師及會計師辦理清賬拆股手續。在有財想像中滿以為最少可以分得三二十萬，

不料結算之後，一則由於公司近年來不斷虧蝕，（如何虧本都有案可查哩！）二則他個人連年不斷透支的結果，他可以分得的股額竟然不上一萬塊錢。這對他自然是非常嚴重的打擊。他心有不甘，經和他那兩位在狀師樓當大財副的好朋友商量之後，決和大嫂兩人聯合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要求澈查添福公司虧本原因，及與仁貿易公司的微妙關係。他想把仁貿易公司的股本來源，清查有仁在仁貿易公司的股本來源，而把「移花接木」「明虧暗吃」的罪名套在有仁的頭上，訴訟就這麼開始。

不料有仁却採取拖延的政策來對付他們，另一方面仍然由玉山查主持仁公司的業務，生意不斷擴充，財源滾滾而來，生活還是過得優裕舒適。可是在有財方面却就截然不同了，他沒有正當的職業，沒有固定入息，只好借債度日，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打贏官司，可以獲得一大筆收入。他的酒肉朋友們也滿以為他必然會勝訴，因而也就樂得借他錢，繼續和他花天酒地。想不到半年之後，官司結審宣判，他和大嫂竟然敗訴。理由很簡單，添福公司與仁貿易公司關係密切，生意往來頗仍全是事實，添福虧本而仁公司賺錢也是事實；但奧妙的是有仁並沒有以他自己的名義參加仁公司的資本，而他在仁公司也沒有職位。仁公司做大批生意所需要的資本，有仁全是由他太太假手其弟轉給玉山查去支理。所以有仁與公司的關係乾乾淨淨，縱然商場中誰都

知道仁公司是靠有仁做後台老板，事實上確是他獨資經營的公司；但在法律上找不到證據足以歸罪有仁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段。

這一場訴訟結束之後，添福公司立即宣告拆股收盤。有財所得不到一萬元的股額不但不够支付訴訟所花的一切費用，甚且負債纍纍，一夜之間，他遂從一位富家子弟一變而為窮困至極的小癩三。可憐的大嫂在訴訟期間經不起有財以花言巧語一再騙索，加以訟費的支付，使她平白花了一大筆錢，這使她整天哭哭啼啼，找張三，訪李四，逢人便哭訴有仁欺她孤兒寡婦，侵吞財產，不得好死；也痛罵有財惹事生非，累得她招災破財。她精神完全失常，即使在家裏，也照樣是處處指桑罵槐，專找「馬交婆」有仁太太罵架，鬧得雞犬不寧，結果還是由老三有義把她們母子接到吉隆坡去。

至於有仁呢！官司勝訴之後，他立刻以仁貿易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在商場中出現，抑且增加資本，擴充業務，完全取代添福公司的地位。同時，他個人也比以前慷慨得多，熱心社會公益及慈善教育事業，樂捐幾文錢換得校董及社團主席之類的銜頭。於是不到一年功夫，他不但是位聞名的股商，而且還是一位僑領！人們在暗地裏縱或難免會罵他是個佔兄弟產業起家的「臭人」，但在表面上却無不對他必恭必敬，請他領導「辦社會」。

有財不但一直

潦倒下去，抑且是一直墮落下去，與私會黨徒為伍，到處鬼混胡為。最初他似乎還有點負氣，連偶和有仁見面都不願與他打個招呼。可是忍不住窮困所迫，也就用三托四向有仁借一點錢，有仁想得一點名聲，最初却也非常慷慨地施捨他，但一次又一次不斷向他索取，也就使他感到不勝其擾。可是有財因為「借」不到錢，竟然惱羞成怒，自己找上門來，完全以無賴漢的身份出現，一開口總是這麼說：

「二哥，大家都知道你的家產是那裏來的，也都知道我為甚麼潦倒到這一地步，今天無論如何請通融五千塊！」說完之後，也就死賴着不走。

有仁對他一場臭罵，他厚着脸皮挨受了；結果還是給幾百塊錢，把他打發走。

過不了好久，他又再找上門來，儘管有仁板起臉孔臭罵，甚且下逐客令，他仍然是死賴着不走，結果有仁還是破財了事。

又過了不久，有財又再找上門，這一次却是花樣翻新，居然帶兩位「好弟兄」蹲在門口等他，而他自己却以私會黨「大哥」的口吻對有仁說道：

「對不起，我又來了！」
「你來做甚麼，滾出去！」有仁立刻翻臉下逐客令。

想不到有財却一反過去那種哀求乞憐的態度，滿不在乎地說聲：「二哥何必發那麼大脾氣呢？我還不是爲了幾個錢才找上門來！」

「我前生前世欠你甚麼債？」
「說不清！」
「我不給！你怎麼樣？」
「隨你的便，反正你的命比我值錢。」

「這是什麼話？」有仁覺得他話中有骨頭。
「不但我要吃飯，我的好兄弟都要吃飯。」有財用姆指指着蹲在門檻上的兩個小流氓，聲色俱厲地說。

「這……」有仁心裏雖有幾分害怕，但受憤懣的情緒所掩蓋，連話都答不上來。
「你還是考慮考慮！」有財故意把褲腳管拉高，亮一亮綁在腿肚邊的一支匕首。

有仁沉默考慮許久，才下個決心說道：

「這是最後一次，要多少錢，你說吧！」

有財伸出三個指頭。
「三十塊錢？」有仁故意裝傻。

「你想打發叫化子嗎？」有財立刻頂上一句。

「三百？」
「太笑話啦！」

「三千？」
有財還是搖一搖頭。

「三萬？」有仁大聲叫嚷着。
「請你一次過，給三萬塊錢了事，這還是看在兄弟份上。」

「看在兄弟份上，你居然向我勒索！」有仁忍不住狂怒，像暴虎在狂叫着。

「話說得好聽一點，二哥！」

「要錢！有本事去打搶！」有仁不顧一切。

「你不給？」
「一分錢也不給！」有仁掉過頭去，看都不看他一眼。

「真的不給？」
「你馬上滾出去，要不然我就叫警察！」

「你不要後悔！」有財也翻臉下最後警告。

「滾出去，你這個小流氓，不要臉的東西，滾！」有仁毫不留情地把他攆出去。

有財祇是咬緊牙關，對他怒目而視，最後說一聲：「好吧，你記着，後會有期！」一掉頭就氣汹汹地帶着他同來的兩位兄弟走了。

此後一個月，有財的身影就未曾有有仁的面前出現。有仁滿以為經過他那一次翻臉驅逐，有財不敢再上門來找麻煩，而且以為這是因為他有錢有地位，可以壓倒一切，所以他也不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祇是非常忙碌而且自滿地做他的生意和「辦社會」！

不料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有仁突告失蹤。

第二天沒有消息。

第三天，有財突然在有仁家裏出現，和他二嫂有所接洽。據說有點線索，可是他的家屬諱莫如深。

警方佈下天羅地網，準備把綁匪一網打盡，但也沒有甚麼下文。

市面上謠言紛紛，說是綁匪開

蘇丹那

الحارث السلطان

譯西摩馬

著格菲莎及埃

——巴黎新拉丁印務館，近些年來，着眼選印國外偉大深奧的文學名著，尤熱心於法文的翻譯和編纂。先後出版過的有：夏綠蒂布朗太、杜斯妥也夫斯基、海克斯利、路特斐基、羅蘭士等文豪，與其他諸名家的作品，以致汗牛充棟，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年內又推出埃及女作家沙斐格博士編著的埃及歷史小說——蘇丹娜，曾被譯為歐洲各種文字，傳誦一時。

這個十字軍東征前後的埃及回教史事，原係阿拉伯國家流傳極廣的掌談，深宮庭院中，沙漠叢樹下，以及公開的說書場裏，都有成堆的人在講述及領畧它親切動人的情節，故事的主人翁——莎楂杜勒。一個受歧視的女性，她因有做女王的夢想，不惜假借奴隸市場，使自身變成宮庭中的奴婢，她有特生的機智，終達成了大志，由奴隸變成王妃，由王妃變成女王，由女王而變成階下囚。這本與天方夜談相提並論的文學寶藏，被莎菲格女士以現代寫作手法，加以整理，去其糟粕，存其精英，使僵化隱伏的靈魂，從新復活，仿如昨日的新聞，在歐洲和中東的文壇上，放一異彩。

該書原以法文寫成，再由埃及小說家伊理亞斯氏譯成阿拉伯文，現由譯者譯成中文，放寬了欣賞異族文藝的尺度，並求高明給予指教，是為記。

譯者。

載奈白，和太監福魯士兩人，前去宮女亞莎房中，暗殺她丈夫凱瑪耳蘇丹的另一太子——是亞莎所生的。

凱瑪耳蘇丹的元配王后，自與蘇丹離婚後，就回到她的娘家去了。她遺下一個四歲的兒子，名沙利哈，已被封為儲君，是將來王位的當然繼承人。蘇丹把太子委託忠實可靠的宮女亞莎去教管，她很喜愛他，有如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在當時亞莎也有一個只小王子兩個月的兒子。他倆成了一同嬉戲的伴侶。

但是沙黛——蘇丹新娶的妃子，心地狹窄，手段毒辣。她盡心竭力地設法削弱蘇丹將來的統治權力，想設法用她所生的兒子來佔奪儲君的位置。她決定放逐蘇丹的宮女們到遠方去，首先就向那受王寵愛的宮女亞莎開刀，下一步驟，就是解決國王已立儲君的問題。

她在那晚上決定要暗殺的，就是亞莎的獨生子。

清晨宮女載奈白和太監福魯士兩人完成使命歸來。沒有一人發覺，她倆曾經絲毫不留痕跡地把孩子的性命幹掉。

進一步沙黛再在蘇丹和儲君中，下了挑撥離間的鬼計，讓蘇丹不知不

黎明的曙光已經顯露了，蘇

丹王后沙黛的眼睛，還在睜着，沒有睡意，為的是她已派出宮女

暗殺她丈夫凱瑪耳蘇丹

覺地對儲君起了惡感，然後就派人把儲君送到偏遠的古堡裏去，和先前放

逐的宮女亞莎在一起過活。好讓蘇丹漸漸對他疏淡，忘記他的存在。

從此以後，蘇丹凱瑪耳成了她手中的傀儡。她已生了三個兒女，長女

公主名法蒂瑪，次女名阿殊拉，三子名阿德理。

自她生了王子後，對於沙利哈儲君的存在與否，已非她所關心的問題

，更用不着暗殺他了。

然而當蘇丹前往偏遠的古堡，探視他放逐了的太子後，這位狐疑成性

的王后，又恢復了她暗殺的邪念。

這時沙利哈儲君，已長大成人，若再不謀害他，將成她未來的隱患。

於是，她派人前往謀害，但却完全失敗了。因為那晚蘇丹的機要秘書阿布

杜拉哈，恰好正與亞莎和沙利哈講述宮內的一些可歌可泣的事。這位機要

秘書愛上了亞莎，在蘇丹下令放逐她時，會向她求婚，願和她一同逃走。

但亞莎加以拒絕，因她不忍離開沙利哈太子，他倆的交情，已有十五年的

歷史了。

機要秘書阿布杜拉哈，家庭富有，在宮中也有權勢，他能用金錢左右

蘇丹的意志，自有促他改變對沙利哈太子的冷淡的把握。為欲達到這個目

的，他不惜花了大錢在奴隸市場買了賽哈亞權定，費哈倫丁，比伯利斯等

三個土耳其壯士，送給蘇丹做侍衛。至於沙利哈太子，在這期間，已和一

個平常的女子結婚，生了一個男孩名叫杜朗沙。

當時埃及境內的弗斯它特和開羅，這兩個大城之間，有一片荒涼的沙漠隔絕着。但因買賣奴隸的商人，每月少不了要按時舉行幾次拍賣的市場的緣故，總有幾千膚色和種族不同的主顧，由四面八方趕來聚會，使這塊沉寂的沙漠，憑添了一陣熱鬧。

市場上的交易開始了，經紀人高聲喊着拍賣貨品的價值，好讓主顧討價還價。其中有一個出色的女奴，即是沙楂杜勒。按照程序，已輪到她出場的時候了。她走上那目標最顯著的高台上，她的心好像被刀割一樣地疼痛，但她忍着眼淚。在這一刻那她追思過去淒涼慘痛的往事；她在母腹中，就遭了打胎的厄運，幸虧打胎並未成功依然正常地被生下地。母親只看見她是賤類，父親也認她是家庭負擔的累贅，對她起了惡感，至於說她同胞的六姊妹，全當她是多餘的，對她甚為歧視。

她確實生來不凡，她在心目中對她們的愚蠢，起不了好感，她開始自己創造，把全付精力都用在寫讀方面，雖然遭受全家人的嘲笑與阻礙，她的意志却始終堅定。幸虧她母親漸漸認識她的才能，在她所生的七個女兒中，她特看中了這個被唾棄的小寶貝。

那時沙楂杜勒的雄心，更隨着年齡的增加而擴大，她想到自己有一個輝煌的前程。十七歲時，她首先拒絕了堂兄法哈的婚事；雖然她倆有一段青梅竹馬之情，她也愛上了他，但她忽對這平淡無奇的婚事，發生了疑問，認為結婚的邏輯，總逃不了懷孕，生子，使肩上負着重累。她考慮的結果，為要逃避這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只有一走了之，免得自誤誤人，永久浮沉於苦海。

她乘家人不注意時，離開母親，獨自一人逃走，決定投入奴隸市場的懷抱，好藉這個媒介來打開生活的路線，在同時她的父親也感到女兒的出走，是被人誘拐去做奴隸市場裏的貨品。

她站在台上好一會工夫，經紀人也高喊着最起碼的價錢，竟沒有人肯出一鎊錢的低價來買她。正在這使她失望的當頭，忽有一人大聲響應，願出三百鎊的高價來收買她，喊出這回聲的就是化裝平民的蘇丹機要秘書阿布拉拉哈。他比所有聚會的人，更能發現少女的優點；因為她有一雙富有魔力而發光的大眼睛……

宮女亞莎對這新來的婢女，非常喜悅；她相信此人善能侍奉太子，將來會對於沙利哈太子的生活，有所貢獻。亞莎很重視她，並安慰她說：如果她是失棄了慈母的女兒，她自己寧願做她的義母。

果然她的表現，在在都令人滿意，她確有揣摩主人心情的機警。沙利哈太子，因對她重視的緣故，便把所有的一切侍女都調開去做別的工作，只留下沙楂杜勒一人侍奉他。

她雖有這

樣優越的地位，但她却由各方面發現太子不過是個受讒言陷害，而受威迫及被權貴所憎恨的不幸者。

×

那時凱瑪耳蘇丹有一姪子，名叫納薩爾太子，管轄着庫爾克城，性情很傲慢，而又常常滋生事端，一向喜愛冒險、陰謀和戰爭。

但在當時因埃及人民擁護凱瑪耳蘇丹的政權，國家非常太平，國力強盛，為鄰國所震服。然而暴亂成性的納薩爾太子，執迷不悟，却到處散播謠言，煽惑戰爭，並親到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去宣傳，說埃及蘇丹凱瑪耳，已和歐洲人秘密協定，要乘機攻佔聖城巴勒斯坦。

所有回教人聽到這項謠傳，均信以為真，羣起反叛凱瑪耳蘇丹，他們為要推翻他，都紛紛準備戰爭。

×

令婢女沙楂杜勒感到痛心的，就是她雖然盡心竭力地對他體貼和安慰，但他的心門仍未打開來吸收她的用意，只把她看成是一個好心腸的婢女，獻給他肉體上的享受罷了。她於是想辦法努力，使他享受比這更多的幸福，但他那緊閉的心門仍是堅固地關閉着。

沙楂杜勒就把她的心事向祿姆亞莎說明，她要為沙利哈太子盡忠，藉着他的路線，達到她一向盼望着的美夢實現。

沙楂杜勒既知沙利哈太子受心狠的蘇丹后莎黛的讒害，以及亞莎的兒子被謀殺的故事，她寤暗中和亞莎商量好，她決心要向莎黛報復。她首先



要做的事，就是把沙利哈太子使喚的一批婢女調開去，造成清一色的環境，以免計謀被洩露。

從此婢女沙楂杜勒和蘇丹后沙黛之間，已開始了戰爭。

納薩爾太子在大馬士革陰謀活動的消息，傳到了埃及的宮裏。蘇丹凱瑪耳大為震怒，毫無考慮就下令出兵討伐叛黨及捕捉奸細納薩爾。

蘇丹的機要秘書阿布杜拉哈，馬上召集亞莎和沙楂杜勒三人秘密會商，若蘇丹凱瑪耳率師遠征大馬士革時，應委任一攝政代行職權。毫無疑義蘇丹的太子沙利哈應為當然攝政，但蘇丹后沙黛已計劃另選她的親子阿德里太子為攝政王了呢。

沙楂杜勒婢女聽到這種不幸的消息，暴跳起來，她建議阿布杜拉哈，應負起領導廢除這違法決定的責任。從新委任沙利哈太子為攝政王。

有錢有勢的阿布杜拉哈，確實有控制大局的把握。在第二天他果然委任沙利哈太子為攝政王。

至於軟弱的沙利哈太子，却對這突然的改變，表示詫異，而不敢贊同。他根本料想不到沙楂杜勒已參與關係國家樞機的活動，況且這是為他維護權益的表現。

這雖是沙楂杜勒首次的勝利，但蘇丹后沙黛已獲得了確實可靠的情報，證明這次的變革，主謀者為婢女沙楂杜勒，她在等待事情的發展，而作有效的措施。

蘇丹凱瑪耳率着大軍到了大馬士革城下，正欲展開包圍戰時，守城的統帥哈拉伯太子，忽派出代表來談判，請求蘇丹凱瑪耳把公主許配給他們的太子，他們願化干戈為玉帛。蘇丹立即同意，馬上派出人馬回返開羅宮內，向蘇丹后沙黛稟報法帶瑪公主訂婚的消息。

蘇丹后沙黛在開羅舉行盛大的慶祝會，並決定趁機報復沙楂杜勒和亞莎。大會開始時，王公貴人都已齊集，正當宮女亞莎和沙楂杜勒進入會場時，蘇丹后忽起立示意歌舞暫停。高聲問左右的侍衛道：

「瞧，這兩隻雌狗，怎麼這樣大胆，闖進我的宮裏來呀！」

她倆受這冷酷無情的打擊，只得停止了脚步，站着發呆。蘇丹后馬上厲聲地下了逐客令。兩個粗壯兇惡的侍衛，應命走到她倆的身前，動手拉扯，她倆華麗的綢衣被撕破，裝飾的珠寶也被扯下，其他的侍衛並且用石子投擊。

座上的攝政王沙利哈太子，眼看他的親信被凌辱，却畏於權勢，不敢說半句公道話。他的神經受到強烈的刺激！他不再就延，只有愁眉不展地離開了會場，回到自己的宮殿去。

至於婢女沙楂杜勒，當晚遭受這樣的奇恥大辱，心情非常失望與痛苦

。她深知沙利哈太子沒有保護她的能力，她於是決定對王后燃起了戰爭的火把。加之星相家已對她說預言，就是王后始終是傷害沙利哈太子和亞莎的主謀。

沙黛在宮庭夜宴會上，雖獲得面子上的勝利，仍不能滿足願望，又再起另一種陰謀。她特地派她的一個親信爪牙到大馬士革城。她吩咐使者向蘇丹進讒言，就說，沙利哈太子招募壯丁千人，以擴張勢力，並動用公款，實現個人的目的。她並命使者不用先向凱瑪耳蘇丹控訴，必須等蘇丹問起時才說。

同時狡猾的王后寄了一封親筆信給蘇丹，說沙利哈正在備戰，欲待蘇丹班師回宮時，以挾持手段，逼迫蘇丹遜位。

凱瑪耳蘇丹在大馬士革城，已客居了數年，接到王后的信後，情緒着實有些緊張。但他總不相信王后的控訴是真的。當他把兒子叛亂的事向剛由開羅來的王后代表詢問，那代表便乘機以編好的謊言，來附合王后的報告。

這時蘇丹信以為真，立刻還返埃及，他沒有召見沙利哈太子，也沒有召見機要秘書阿布杜拉哈，他却召見了財政大臣，這人也是王后的親信黨羽。財政大臣依照王后的計謀，虛報太子果然向他提取公款。蘇丹一氣之下，竟不由分說，就下令把機要秘書阿布杜拉哈，逮捕入獄，並把沙利哈太子驅逐出宮。

太子和沙楂杜勒，及小太子圖朗沙三人，仍回去居住在從前的古堡裏了。

在這期間，前會叛變的姪子納薩爾太子，忽寫信來向蘇丹投誠，請求恕罪，同時願向蘇丹的次宮主阿殊拉求婚，使有得罪圖功的機會。蘇丹認為這算是既有親信輔佐王室的效益，也能除去心中的一種後患，他喜出望外，毫不躊躇地贊成這件婚事。在另一方面他在納薩爾進宮取親的那天，下令取消沙利哈太子為儲君的職權，任命後妻所生的阿德里太子為儲君。

沙楂杜勒對這種殘酷的打擊，並不認為就是一種虐待的終了，反而是其他各種更毒辣手段的前奏。她於是有了防患於未然的打算，再想法探尋一些新的相助者，以代替被禁在監獄中的阿布杜拉哈秘書的地位，她活動的結果，所有相助的人，都表示心有餘而力不足，在蘇丹方面，得不到絲毫的希望和權力。她想到最能助她成就事機的，莫過於她那富有魔力的身體。她決定嘗試一番，她首先在她丈夫的夥伴和朋友之中，如賽哈雅查威，費哈勒丁，比伯里斯等一般外籍奴僕的心中，燃起了烈火。她的安排很成功，使這三個力大無比的壯士，變成了她使喚的忠實僕役。

以後不久，巴格達的回教教皇有信給凱瑪耳蘇丹，請求他開援兵到伊拉克，共同抵抗韃靼族敵人的侵略。

凱瑪耳蘇丹立即動員，誓師出發應援回教教皇的緊急號召。蘇丹與其王后協商宮廷政要的決策，依王后的提案，在蘇丹勞師遠征期間，所有國家大事，全由她親生的十一歲的阿德理儲君代理，由母后垂簾聽政。並決定放逐前儲君沙利哈太子到海法城海濱的古堡去，由駱馬公納薩爾太子帶隊押送前往。

沙楂杜勒吩咐追求她的兩個武士，費哈倫丁，和賽哈雅極威，住居在開羅，讓他倆按着計謀行事，她可以用信函指示一切。她決定陪伴放逐的太子一同遠行，因為這個太子是使她與「安幽布」族人的王位，有連帶關係的惟一的媒介了。

那時追求她的兩個武士，都被她操縱了神智，他倆都在內心中欣然自喜，各自相信她只愛他而不愛別人。

至於沙楂杜勒心中，也有說不出的苦，她感到她身上綁着的奴隸桎梏，如果不解放，休想實現她的夢想。她想如果自身能成爲沙利哈太子的妃子就好了，也才有完成大志的希望。此外她另有一種心上的憂慮，就是她雖然和沙利哈太子共同生活了四年，還沒有替他生下一個孩子（譯者按：古代的宮女，是王子的黑市妃子）。但她又考慮到如果太子在放逐期間，和他結婚，很容易惹出禍患，遭人嫉妬，故對這一步驟，還是不操之過激的好。

她於是把這種隱藏着的心事，提出來和她一同放逐的密友亞楂商量，徵求她的意見，亞楂聽了不但不驚奇，反而認爲這是一個有機智的人的必有勇氣，真使她不知怎樣表示。後來她完全覺察出沙楂杜勒的基本用意，不消說她是敬佩三分，就允許給予可能的幫助，使她有更多的機會與太子幽會。

不久沙楂杜勒懷孕了，生下一子，這要算是她對太子出計謀的一種恩賜。太子見這優生的嬰兒很可愛，就替他取一個名字叫海哩哩。

孩子還沒有滿月，她和太子的婚姻，已正式舉行過，沙楂杜勒的身價抬高了，依法被封爲公主，地位和王室的法特梅，阿殊拉兩公主相等。她既已成爲安幽布王朝太子的正室，她就有繼位的希望，也有替王子收復失位的把柄了。

太子被放逐時帶來的侍衛，名比伯利斯，年已十八歲，是一個身體健壯而漂亮的青年，沙楂杜勒看到自己將來的計劃，需要這個忠實可靠的年青武士的贊助，常常用媚態惹動青年的情懷，使他暗暗地愛上了她，於是她的情人又增加了一個。

新的幸運又向沙楂杜勒發出了微笑。叙利亞突然發生了革命叛亂，凱瑪耳蘇丹經過多年的經驗，認爲還是重用自己血統上的人，較爲可靠。他

於是任命被放逐的大兒子沙利哈爲前敵總指揮，要他在短期內火速趕赴敘利亞戰場，指揮軍事，對付他那稱兵作亂的弟弟。

經過猛烈的廝殺後，叛軍衆寡不敵，紛紛投降，沙哈利大獲勝利。當沙利哈太子，率領將士迎接父王凱瑪耳駕臨大馬士革時，父王忽然害了急症，以致醫藥罔效而與世長辭了。

蘇丹崩駕的消息傳到了埃及，依照蘇丹六年前，不滿沙利哈太子期內，所寫下的遺囑，指明次子阿德理有繼承埃及王位的大權。

阿德理儲君，受到母后的支持，就輕易登上埃及及安幽布王朝第七屆的寶座，他的年齡只有十八歲。

沙利哈太子在叙利亞獲悉他弟弟奪位的消息，大爲憤恨。他本欲帶領擁護他的將士，立即表示反對。但他的妃子沙楂杜勒却勸他稍緩一步，應該設法遊說阿拉伯諸邦國，爭取諸太子的友誼，使他們激起公憤，共同參戰，收復王位。

沙利哈太子既常和妃子相商重要機密，自然對她的忠告，是樂於接受的。

但那時他帥領的軍隊中，有一隊是白爾卡汗的舊部。這些軍隊忽發生叛變，搶劫太子的財寶，太子倉卒帶着妻室和衛隊逃難，到達了德楂爾城，甚受當地長官（法官）的歡迎。

太子的行蹤被仇人莫士理太子偵察出，就親帶大軍來包圍德楂爾城，揚言要活捉沙利哈。在這危急關頭，沙楂杜勒，立即單身去找法官幫忙，法官和她見面，難免不受到魔力的誘惑。她於是請求他有條件地，快去向白爾卡汗酋長求援，並說這是沙利哈太子的意思，如果酋長能馬上帶兵攻擊莫士理圍城的軍隊，她願出十萬金元的報酬。

到了第二天果然白爾卡汗的軍隊開到了，開始攻擊莫士理和他的軍隊，圍城的軍隊既受內外挾攻，終不支而敗退。

城的包圍被解除後，大法官陪着勝利的白爾卡汗進城來了。

沙楂杜勒於是想到昨晚允許法官應付給援軍的十萬金元的事來了。

第二天晚上，她前去會見白爾卡汗酋長，當她欲繳付十萬金元的酬勞時，酋長因對她起了好感，竟拒絕接受酬金，並允許她歸還她和她丈夫前被搶劫的所有財寶。他只請求許他和沙利哈的妹妹結婚。

沙楂杜勒和她丈夫回到海濱城的海濱古堡，等待他倆的起義。

住紮在大馬士革的納薩爾太子，忽奉到青年蘇丹阿德理的命令，要他回到埃及去。

沙楂杜勒認爲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促她的丈夫立即出兵攻打大馬士革。城內因內部空虛，而沙利哈又有比伯利斯武士出力，終被克服。

沙利哈帶兵進入大馬士革城，勵精圖治，他的實力就天地強壯，足以達到具有進攻埃及的能力了。沙楂杜勒也暗中派人到埃及去，請她的兩

個追求者秘密組織軍隊，並示意他倆有機會時，可以劫持蘇丹阿德里二世。

沙利哈太子攻打埃及的軍隊到達拿布里斯城時，派出一個專使去游說阿德里蘇丹的叔父，約他一同起來反叛。但這個叔父却把他這陰謀，密告阿德里蘇丹，派軍進佔了大馬士革，沙利哈與沙榘杜勒的計劃失敗，只有頹喪地折返海發的堡壘，再準備進攻埃及，但他兩率領的軍隊，在路上逐漸跑光了。

他倆回返海發途中，忽然碰到仇人納薩爾太子。他這次離開埃及的動機，是因與蘇丹意見不合。他要假借沙利哈的名義為號召，邀他共同進攻埃及，但說也奇怪，沙利哈却不願與他合作。他很動氣就把沙利哈和沙榘杜勒和他倆的侍衛，擒獲起來，全都放逐到庫爾克城去。

放逐的生活過了七個月，在這期間沙榘杜勒和她丈夫沙利哈，兩人不能相聚在一起，她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她決定誘惑納薩爾，竟發生了効力，使他迷戀她，而討厭前妻，終於和莎黛的女兒阿殊拉離婚了。不久納薩爾因太愛沙榘杜勒的緣故，竟逼她宣佈和沙利哈離婚，同時向她提出結婚

花環外一章 端木鈴

子山岡十二年祭

用芳香紛紜的花，
編織成綺麗的環，
堆在紅土的墳，
讓綠水道聲祝福，
森林裏的野鳥吟着讚歌，
因為——
一個在膠林裏長大的孩子，
又爲了一次光榮的衛士鬥爭
而回到土裏去。

葉

繁茂的枝葉，

黎明時有陽光閃爍，
夜之谷，
放出清香，
樹葉的濃蔭下，
是農人休息的地方，
農人死了，
樹就是他們的碑。

近打河的潮聲

• 喚雲 •

黝暗，
寂靜，
潺潺的近打河水，
迸出連串潮聲。

的請求。這時沙榘杜勒也乘機替她丈夫說情，請求納薩爾放他出獄。他果然允許而恢復了太子的自由。從此他倆的新舊仇恨，都完全消除，相互協議，要爲安幽布王朝効忠，將來大業成功，則埃及的範圍屬於沙利哈，其他大馬士革和阿拉伯諸國的大權，則屬於納薩爾。

沙利哈、沙榘杜勒和他倆的盟友，出發到埃及去，恰巧那時他倆的至友亞莎已趕來報告消息說，阿德里蘇丹已被沙榘杜勒的兩個情人拘捕，埃及的王位，正等待着他們呢。

復仇的時候到了，沙榘杜勒與她的丈夫，同坐在王位上，至於提到那過去的蘇丹后莎黛，她垂着頭站在新蘇丹后——一個奴隸出身，發誓要登王座——的御前。

沙榘杜勒在宮中舉行了這個法庭來審判前蘇丹后和她兒子及她倆的黨羽。她坐着仔細地審判，已預先準備好了所提的控訴，就控告前蘇丹后，濫用權力，暗殺宮女亞莎的兒子，謀害宮廷機要秘書阿布杜拉哈，及圖謀暗殺新蘇丹沙利哈。

審判完結，所有被告全被永遠監禁在開羅格拉爾山上的深洞牢獄裏，遇着暗無天日的的生活了。

(上)

近打河底潮聲，
呼籲着獨立的口號；
猛得革！
猛得革！

每顆人們跳動的心，
熱血在沸騰。

黃葉紛飄落河牀。

五年，
十載！
河邊的禿枝，
橫斜投在河牀，
似無數刀光劍影，
在舞動，蕩漾。

响亮的潮聲呀！
激起遍野回音，
公民權！
公民權！

人們呀！聲已嘶啞！
怒火爆出心坎！
巫文！
巫文！

英語！
惡魔似的狂風，
嗤嗤地冷笑，

近打河的潮聲越响，
四野的回音越雄亮；
追求！
爭取！
平等！
做個良好公民！
馬來亞是我們的第二故鄉！

支國，英人認爲係南印度地名，荷人以係蘇島北部的亞齊，韓槐準先生又指爲係馬來亞半島南端的舊柔佛。我們不必在這裏多算細賬，總之，漢書所報導的正是當時南洋和中國的交通。紅豆可能列入異物奇石項內被買進中國來。

紅豆是有資格被列爲真品的，不過見於文獻記載，要拖後到唐代，那時還有一個翻譯名叫做諸多珠。代宗時，日林國獻紅豆，大而有光，名諸多珠。日林疑即日南，在今越南的順化一帶，也就是漢書所記那個通往南洋初站的日南。

唐代中外交通頻繁，若將士的征討，使臣的封貢，僧俗的巡歷，爲數甚衆。新唐書地理志記入四夷之路七道，有安南通天竺道，廣州通海夷道，都是和東南亞南洋的交通有關係的路線。馬來民族也老早見於唐代的載籍，如冊府元龜卷九七〇說：

真觀十八年（六四四年）十二月，摩羅遊國遣使貢方物。

此文並見於唐會要卷一〇〇，及新唐書卷二二一，摩羅遊就是現在巫來由同名的異譯，宋元間還有譯爲木刺，木來由，麻里予兒，沒刺由，馬來忽，沒刺予……等等。我所以這麼做些交通介紹，是給紅豆打通一條輸入中國的道路。紅豆的見於文人吟咏，王維那首五絕是家喻戶曉的，但我還發現比王維更早的梁代大詞賦家江淹，已有四言的相思子頌：

疎枝碧澗，臥根石林，日月斷色，霧雨恒陰，綠秀八照，丹實四臨，公子不至，山客徒尋。

此篇文辭古雅，且不涉男女相思，故不爲世人所注意，惟却是地道的歌頌紅豆的詩，則紅豆播種中國，至少在梁以前了。

現在暫不向漢代多作懸擬之詞，也不在梁朝去多尋證據。且自唐代去看當時的人對紅豆的認識吧。像段公路的北戶錄：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

這裏一面說明把紅豆和龍腦收藏在一起，香氣不會消耗；一面可看出段公路也沒見過木本的相思樹，所謂「相思子有蔓生者」，是瞎猜胡說的。而這又香又脆的東西，當時是皇宮中可與珍珠比重的異品，却是事實，故後來鄭露的詩：

「上林供御多紅豆，費盡相思不見君。」

就很博瞻地採用唐代大內進御紅豆以藏龍腦的故事。凡這些，都係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國紅豆來源的掌故。尤其它和龍腦合在一起，龍腦恰好也爲熱帶產物，它就是產於婆羅洲蘇門答臘等處的龍腦樹，樹幹有佳香，採取其瑩白如玉的結晶體，它類似樟腦，惟香氣馥郁而溫和，不如樟腦之烈。在古代也爲比椒蘭還名貴百倍的異方貢物，紅豆藏龍腦，正證明紅豆同龍腦都從南洋流入中國，唐代已是如此。

按紅豆譯名諸多珠，而蘇門答臘西岸出產較龍腦稍差的樟腦，梁時稱婆律膏（見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也是一個譯名，都未脫下外來的舊衣。故王維所詠的南國，推其廣義爲南方，也許是出產紅豆的南洋呢。王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也有刊作「秋來發幾枝」的本。爲「春來」「秋來」俱可，也許用秋來更適當，因爲熱帶的南國氣候，是「四時常似夏，一雨便成秋」的。

紅豆今在中國，溫帶地區因地壤氣候不大適合，偶能生存的孤株，物罕乃珍，但亞熱帶的海南島，則山中多有之。又名鷄翅木，據說其木似槐似鐵梨。大的斜鋸之有細花雲，近皮數寸才沒有，有黃紫的分別。花秋開，白色，二三月莢枯子老，如珊瑚珠，初黃，久則半紅半黑，每樹子數斛，售秦晉間，婦女以爲首飾。諺云：

「馬食相思，一夜驕肥，馬食紅豆，騰驪在廐。」

把中國本土最香艷最珍貴的東西（這兒因爲太多便賤了）用來餵馬，雖然大煞風景，也見得亞熱帶還是它可以生存繁殖的地方，而它係由熱帶傳入的，又更顯明。

真假相思

在植物學上，也有多種的相思與多種的紅豆，必須細心辨別。

像相思樹的傳說，原來並非附在紅豆身上的，晉干寶的搜神記：

「宋康王舍人韓憑妻何氏美，唐王奪之，憑自殺，妻投臺而死，里人埋之，塚相望也。宿昔有大梓木生二塚之端，有鴛鴦各一，恆棲樹上，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是指連理的大梓木，梁任昉述異記有類似記載：「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

梁武帝的歡聞歌也道：「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

都無紅豆的影子，晉左思的吳都賦，有「相思之樹」一句，註曰：

相思，大樹也，材理堅，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治有之。才削足就履，牽強到紅豆來。我曾指江淹的相思子頌爲紅豆於梁以前已播殖中土的證據，却不敢把左思所謂相思之樹，硬附會爲紅豆，註家應探梁晉間相思傳說來註釋比較妥當。（未完）

更正啓事

本刊第二十三期十八頁「紅色的陽光」一詩中，第十一小節「他們日夜不息的，築起城市的樓宇。」及第十二小節「用血汗堆起了華廈，……」：接受着風苦雨淒。」應爲第九小節及第十小節。因手民誤植，秩序顛倒，特此更正，並向原作者及讀者深致歉意。

蕉風編委會

評「劇作選輯」中的諸劇

辛生



最近坊間出現了一本新的戲劇集，名叫「劇作選輯」，由檳城華人諮詢委員會印行。

根據該集的字言所說：該會於去年七月間公開徵求以馬來亞華人社會生活為背景並具有教育性的劇本。結果應徵劇作二十三部；收集在該集中的五部劇作，便是應徵劇作中的優勝者。

在這本「劇作選輯」裏的五個劇作中，「無靈的杯琰」、「歸去來」、「密雲裏的太陽」、「終身大事」為獨幕劇，「黑米」為三幕劇。這五個劇作中除了獲得次獎的「歸去來」一劇較弱較差之外，其餘四劇均有可取之處。筆者讀後，在此作一簡略的評介，以就正於愛好戲劇文學的朋友們。評介的次序按照該書編印的次序，也就是取錄的次序。

一 無靈的杯琰

「無靈的杯琰」是一齣獨幕劇，所寫的是字票在馬來亞為害的情形。該劇通過劇中主要人物，屠氏的一家，描繪出字票為害的形形色色現象，以及其所產生的悲慘後果。其中表現了賭字票者的迷信愚昧、字廠主持者及神棍的欺騙榨取的行爲，以及惡劣環境腐化家庭對年青孩子的影響。

劇的主題思想可以歸納在劇作者在劇終時的兩段話裏，一是大姑所道：

「大聖爺！你騙了我，你騙了我。不，不，這是我的心貪，妄想發財，自己欺騙了自己，我早就不該相信你這無靈的木頭，爲了你，我不知

賠了多少血汗掙來的金錢。現在我再也不受你的欺騙了。」

然後大姑憤怒的把「無靈的杯琰」投擲了出去。

另一，是劇中唯一的有頭腦的人物，屠家次女屠蓮所說：

「好好的一家人，爲了字票，逃走的逃走，發瘋的發瘋……這就是一般貪財嗜賭，迷信鬼神的人，自取的災禍，必然的下場。」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該劇的兩個主題，一是批判迷信，另一是批判賭博。

主題是正確的，內容是具有教育的意義。

同時，作者在劇中寫出幾種類型的的人物，作了幾次有趣的穿插，並安排屠錢氏的發瘋爲全劇的高潮。也可看出作者有着相當的寫劇技巧。

不過，嚴格的批評起來，該劇有一個嚴重的缺點。

這便是劇作者爲了要把他寫成一部戲，爲了得到劇情的順利發展，爲了獲得最後的戲劇效果，在劇中應用了一個未加詳細解釋的，太湊巧的劇情。

這個湊巧的劇情是反現實本質的，因此大大削減了內容的完整，以及主題思想的力量。

作者寫：屠錢氏祈求拿督公——一個孟加里人的殭屍化身的——得到寶字「一〇一八」；錢氏的丈夫屠家生從鬍鬚峇那裏得來的真字也是一「一〇一八」——而鬍鬚峇的這個真字是看見一個汽車牌S一〇一八，再附會到測字的千字文圖解而得到的。

同時，作者又說：當天買「一〇一八」的人特別多。爲什麼呢？據筆者推測，也許是這兩個真字風傳市面所致，也許是作者暗示還有其他的

人從其他的神怪處也獲得「一〇一八」這個真字。但作者對這一點未在劇中詳加解釋。

拿督公和佛爺出的真字是一樣的，已經够湊巧了；結果作者又安排大馬票的頭彩是七四一〇一八，凡買萬字票一〇一八的都中了獎。這真是巧上加巧，無巧不成書了。

作者所寫的這幾點，很可能導致讀者和觀劇者這樣想：（因爲，我們不能假想讀者和觀劇者都是已經破除了迷信，頭腦清晰的人）佛爺和拿督公都是很靈驗的，他們出的真字並沒有錯，錯的是字廠主持的捲逃與不守信用。這樣，本意是希望破除迷信，豈不弄巧反拙了嗎？

作者用小的篇幅，微弱的筆觸，描寫大姑一人所信的大聖爺無靈，來建立主題；却又用長的篇幅，生動的筆觸，來渲染湊巧的真字，推翻了主題思想。這樣，主題怎樣可以有有力的存在呢？拿督公與佛爺所出的真字完全一樣，這是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可能產生的；但現象必然有原因在，這原因才是現象的本質。

如果拿督公與佛爺所出的真字完全一樣，其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字廠主人或者神棍，或者字廠主人串通了神棍以及字廠的代銷者，從中作祟，故弄玄虛，以欺騙玩弄一般愚夫愚婦。如果認識到這個本質，劇本的缺陷便不難糾正了。

作者如果要保持主題的完整，一個方法是完全捨棄湊巧性的這段情節。不然的話，如果作者偏愛這種曲折的情節，希望從「得而復失」這一點，使劇情顯得曲折，以導向屠錢氏的瘋狂以及以後的種種悲慘後果，便應該安排另一場戲，以揭露字廠主人及神棍的手腕。

因此要寫出一個完整的情節，我們必需要更慎密的思考以及更技巧的處理方法去克服種種

抵消的因素。
大體說來，作者雖造成了這一缺陷，但是其努力的動向是很嚴肅的。

二 歸去來

這部戲是五部之中最失敗最令人失望的一部，簡直令人「不忍卒讀」。劇中我們見不到表現馬來亞華人社會生活的地方，可說連影子都沒有。全劇完全是一個幻想出來的、虛構的故事，而且非常俗套，一看便知道是從這個劇中抽出了一點意思，那個劇中抽出了一個片斷，而拼湊起來的。因此筆者不打算在這裏用過長的篇幅來詳叙它。

三 密雲裏的太陽

「密雲裏的太陽」的作者便是前一劇「無靈的杯瓊」的作者葉苔痕。這是大都市中小市民的一幕悲喜劇，帶着些許傳奇的意味，但却常見而真實。由於故事的發展合情入理，沒有漏洞，因此內容上顯得比「無靈的杯瓊」完整。

作者在劇終安排一個心地良善，敢於面對現實的受欺騙的女性的新生，並且又使一個墮落者因重大的刺激而悔悟。其結論是很有力的。

但是，全劇的進展稍嫌平鋪直叙一點，從對話中我們也可以覺出，其敘述性的成分多於動作性。這樣戲劇的效果便不易緊湊生動。

作者在劇中安排了一個新聞記者來解決衝突，並且作為正面的代言人。這是一個很巧妙的處理方法。

四 黑米

黑米是一齣三幕劇，作者陶焰。

這齣戲的劇情也算得合情入理，四平八穩。

故事的骨幹是僑商陳萬發捨棄正當商業改行販賣鴉片，以致事機洩露而被捕的一段過程。但是這齣戲令人感到興味的，倒並不是批判投機販賣鴉片這件事；而是通過這個故事所表現出的一個

僑商家庭的面影。作者也的確着眼於這一點，因此他在陳萬發的兒子中塑造了兩個類型，大兒子陳必富是性情懦弱，不分是非曲直，一味順從的人；二兒子陳必貴則是嫉惡如仇，富有反抗精神的家庭叛徒。

在鋪敘情節這方面，作者有着相當的成功；雖然不能說是絲絲入扣，但發展的步趨層次相當明晰。

在第一幕中作者安排母親陳張氏，次子陳必貴對父親意圖改行販賣鴉片的不滿，以及張氏與姜露絲的衝突，作為家庭分裂的伏因；然後由陳萬發強迫女兒嫁給李家，而爆發了家庭中的爭執，達到高潮，最後張氏率領次子及女兒出走為結束。

在第二幕中作者以露絲及賴明的企圖捲逃私奔，以及陳萬發等待鴉片運到的消息，造成了一個緊張的懸局。然後陳萬發被捕；露絲與賴明偕逃。

看這兩幕，我們便知道該劇是有結構、有氣氛、有高潮的。

第三幕的用意無非是解釋張氏、次子等對這次事件的態度，而且全幕太短，可說不能算為完整的一幕，只能算做全劇的尾聲；第二幕與第三幕間相隔只是從半夜到清晨間幾小時的事，因此只須黑燈，而不須落幕便可以了。

至於在塑造人物方面，作者便稍欠斟酌。

首先我們先看看代表全劇正面與新生力量的陳必貴吧。作者並沒有刻劃出一個有頭腦的青年人的較完整的性格；而且在對話的處理上處處顯出必貴犯了幼稚的毛病。

使得陳必貴如此，或者是由於作者未能細心地推敲琢磨必貴的性格；或者是由於作者本身的見解的深度所限；或者是由於作者故意對這樣一個智識青年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

如果是第三種情形，筆者也是不能同意的。因為必貴是全劇的希望焦點，這個人物身上帶着幼稚的毛病時，便削減了正面的力量。作者既

然想把必貴塑造成一個有為的青年，這個青年一定是獲得讀者或觀眾同情愛護的，讀者、觀眾一定會不自覺的接受這青年的所說所行。這樣，必貴的幼稚病豈不是會傳染到觀眾身上去嗎？本是想以必貴來教育讀者與觀眾，結果倒會收到反效果。

例。

必貴的毛病在那裏呢？以下我簡單的舉幾個

事情發生在張氏與姜露絲口角之後：
張氏：這全怪你爸爸那個老糊塗，着了人家的迷。

必貴：可是我「一點也不怪」爸爸，我「只怪」那迷惑爸爸的妖精。

必貴這句話是未經思考，而且偏心的；其實這句話如果換了張氏來說倒還合理。

再如：第三幕必貴回到家中，他應該關切的問題很多，但是作者却借他的嘴來詢問祖先的神位為何變廢掉了。

再如劇終的時候，代表債主來封房的馮先生來了，便激起了必貴的滿腔義憤，不擇對象的發了許多不合時地的牢騷。如：

必貴：口口聲聲說奉命，奉命，未免欺人太甚了，你這奴才！媽！我們走吧！呆在這種罪惡的地方，我受不了！

這些話是選錯了對象及時間地點。作者應該多加推敲，使必貴更深刻一點。

此外諸如此類的情形尚有一些。

至於張氏，作者倒把她寫得有見解、有魄力；一點老一輩的守舊性也沒有，這也是不合現實邏輯的。

其他的人物，也有許多隱晦處，筆者不及一一分析。

五 終身大事

「終身大事」是一齣喜劇，作者亦是葉苔痕。這一齣戲唯一的好處是表現了一些馬來亞華人結婚的風俗與智識。至於在戲劇的結構上，則較

馬 來 班 頓

呂卓譯

馬來班頓 (Pantun) 是馬來人的一種大眾化的四行抒情詩，有點像中國的客家山歌。在押韻方面是第一行對第三行，第二行對第四行。班頓的主要意思落在後兩行上，前兩行則描述一些和後兩行有關連的自然景象，或是只為押韻需要而湊上的。——譯者。

別將希望全寄託穀籠，
且抽空去砍伐碩莪桐。
別將希望全寄託睡夢，
醒來時哪見它的影踪？
Jangan harap ka-pada padi,
Mari di-tanam dalam gombia.
Jangan harap ka-pada mimpi.
Hari siang mana-lah dia?

假如不是爲了星星，
月亮怎末會高高升起？
假如不是爲了哥哥，
妹妹怎會奔跑到這裏？
Jikalau tidak kerana bintang,
Masakan bulan terbit tinggi?
Jikalau tidak kerana abang,
Masakan sahaya datang
ka-mari?

青鳩青鳩，從哪裏飛來？
從那色洋飛落禾田上。
愛情愛情，從哪裏傳來？

從那眼睛直透進心房。
Dari mana purai melayang?
Dari paya turun ka-padi.
Dari mana datang sayang?
Dari mata turun ka-hati.

如果是穀粒，就說是穀粒，
別讓我癡得死去活來。
如果你中意，就說你中意，
別讓我呀等待又等待。
Kalau padi, kata padi,
Jangan sahaya tertampi-tampi.
Kalau jadi, kata jadi,
Jangan sahaya ternanti-nanti.

月光照在芭洋上，
小鴉兒偷吃穀糧。
哥哥如果還不信，
剖我胸膛看我心。
Terang bulan terang ka-pa a,
Anak gagak memakan padi.
Kalau tuan kurang perchaya,
Belah dada melihat hati.

儘管滿天星兒亮晶晶，
到底還是月亮最清明。
儘管英俊少年滿地是，
到底是哥哥佔有我心靈。

Sungguh pun banyak bintang
di-langit,
Bulan juga yang berchahaya
Sungguh pun banyak muda
yang manis,
Tuan juga di-mata sahaya.

昨晚我夢見了月亮，
還有成串掉下的椰子。
昨晚哥哥出現我夢中，
我好似枕在哥哥手臂上。
Semalam saya mimpikan
bulan,
Nyiur gugur dengan tandan-nya,
Tidur semalam mimpikan tuan
Rasa-ku tidur di-bantal lengan-nya.

樹波蘿，你要墜落儘管墜落吧，
可別碰着杧果的枝椏。
眼皮，你要合上就合上吧，
遠方的人，且莫去想他。
Hendak gugur, gugur-lah nang-ka,
Jangan menimpa si-dahan pauh
Hendak tidur, tidur-lah mata,
Jauhan di-kemang o ang yand jauh.

爲鬆散。
作爲喜劇，全劇中只有聖傳與娘惹媽嫗的後面的一段對話，表現出作者處理喜劇的幽默感。結束的方法當然亦是達到喜劇效果的。但是全劇的缺點，亦是發生在結束的處理不當上。因爲那種結束方法，不僅沒有解答問題，而且製造成了許多問題。

試問，像吳少鵬這樣的行爲，隱瞞、拋棄了他的原妻及幼子，而與公司的經理的女兒另婚。他的原妻是否還應該無條件的回到他的身邊呢？這個問題不得到解答，全劇便失去了意義。

但是如果改換另外的處理方法，這幕劇便從風格上完全變換了。我倒希望作者不津津於喜劇的效果與形式，把結束的處理方法再慎重考慮一翻，然後加以修正及更改。這樣才能保持劇旨的完整。

總結

大家也許認爲筆者批評得太嚴格一些，尺度太緊。其實站在真正以批評督促創作的觀點來看，筆者的尺度還是放得很寬的。因爲要求這五部劇作都能達到一個可以激賞的水準，實在內容上、結構上、風格上、氣氛上、處理上、甚至一字一句之間都有許多可推敲之處，筆者只不過就顯著的幾點，提出來討論而已。但是太嚴的尺度也是不合理的，從這五部劇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幾位劇作者努力的痕跡，而且的確爲劇本荒的馬來亞作了有價值的供獻。我希望他們幾位，以及愛好寫劇的朋友們，從他們的收獲與成果上開始，再向前努力，那麼更完整的劇作便會不日可期了。

同時，檳城華人諮詢委員會徵求劇本之舉，的確是鼓勵劇本創作的大舉，希望以後再有此舉時，有更多的寫劇者響應，也希望有更多的文化團體推動類似這種鼓勵劇作的措施，使劇作者踴躍動起筆來，使新劇作得源源而蓬勃的產生。

友聯活葉文選

第一、二、三期共選五百三十一篇包括星馬及香港各中英文高初中各年級國文教材

每篇文併題解註釋語譯提示自成一本(24開本)另裝合訂本三十八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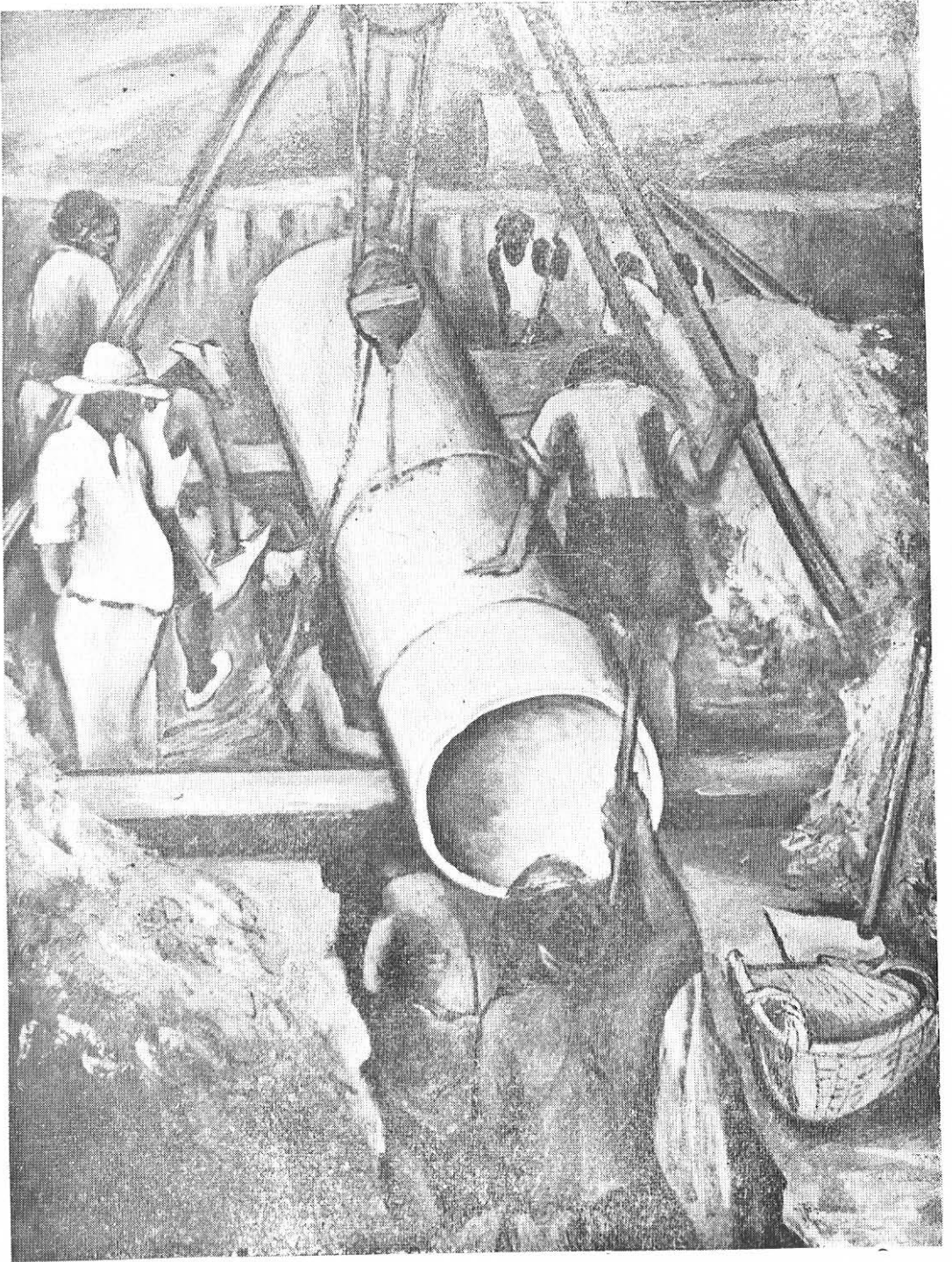
每本定價叻幣五分(篇名為宋字排印者)及一角(篇名為楷書排印者)

現已出版式佰捌拾陸篇，篇名簡列於下

- | | | | | |
|-------------|------------------|--------------|--------------|----------------|
| 1 純文書 | 70 復多爾哀書 | 147 散文的外形和內容 | 223 國選傳 | 284 羅家山逸事 |
| 2 牧蟹 | 71 與友人論學書 | 149 求學 | 224 桃源行 | 285 日觀峯日出 |
| 3 慣弓五則 | 72 原法 | 152 背影 | 225 圻者王承讓傳 | 286 觀巴黎油畫院記 |
| 4 晉公子重耳 | 73 復魯黎非書 | 153 春 | 226 三戒(井序) | 287 貓捕雀 |
| 5 出亡始末 | 74 歐陽生文集序 | 154 海行雜記 | 227 植樹郭橐駝傳 | 288 九牛喻觀角戲 |
| 6 論語五則 | 75 古文十弊 | 157 給我的孩子們 | 228 五言絕句三首 | 戲記 |
| 7 老子四章 | 76 出關與魯侍師箋 | 158 夢痕 | 229 荔枝園序 | 289 觀卑利尼馬戲記 |
| 8 許行身 | 77 武昌軍政府第一號公告 | 160 往事(一四) | 230 母別子 | 290 海門先畜陳君祠堂碑文 |
| 9 養生主 | 78 察變 | 161 往事(三) | 231 村居苦寒 | 291 新加坡洪家花園記 |
| 10 譚逐客書 | 79 人間詞話 | 163 山中雜記 | 232 詠鳥詩二首 | 292 建國大綱緒言 |
| 11 說鄭 | 80 文學改良芻議 | 165 我的學生 | 233 廬山草堂記 | 293 黃花崗烈士事略序 |
| 12 過秦論 | 81 詩經三篇 | 166 愛晚亭 | 234 律詩四首 | 294 蔡中山先生文 |
| 13 屈原傳 | 82 國風黍離 | 167 我們的秋天 | 235 愛蓮說 | 295 理信與迷信 |
| 14 項羽本紀 | 83 小雅蓼莪 | 188 弟弟 | 236 郭子儀單騎退敵 | 296 建築 |
| 15 季將亞傳 | 84 離騷 | 169 小英 | 237 葬論 | 297 彫刻 |
| 16 蘇武傳 | 85 國殇 | 170 母親的病 | 238 廣州東關記 | 298 園畫 |
| 17 出師表 | 86 哀郢 | 171 理髮痛 | 239 傷仲永 | 299 舍己為羣 |
| 18 班超傳 | 88 古詩十九首之五 | 172 夢雅 | 240 雜記二篇 | 300 返劍記 |
| 21 登樓賦 | 91 悲憤詩 | 173 阿里山之遊 | 241 黃州快哉亭記 | 301 懸觀 |
| 24 典論論文 | 92 木蘭辭 | 174 母親的時鐘 | 242 七言絕句四首 | 302 論毅力 |
| 25 情采 | 93 樂府歌詞五首 | 175 白鷺 | 243 詞六首 | 304 林尹氏傳 |
| 26 滕王閣餞別序 | 94 總督六朝詩七首 | 176 年畫 | 244 寒食雨中遊天竺 | 305 興妻訣別書 |
| 27 弔古戰場文 | 95 贈白馬王彪七首 | 177 舊歷年 | 245 指南錄後序 | 306 復甦書 |
| 28 與博昌父老書 | 97 唐詩七首 | 178 樓樓飄泊的生涯 | 246 趙氏孤兒 | 307 亞美利加之功童 |
| 29 送孟東野序 | 101 蜀道難 | 179 第一個讀者的話 | 247 苦窠記 | 308 紀馮婉貞事 |
| 30 張中丞傳後敘 | 103 長恨歌 | 181 胡適詩二首 | 248 送東陽馬生序 | 309 學問與遊戲 |
| 31 柳子厚墓誌銘 | 104 琵琶行 | 182 新詩四首 | 249 桃花詞修職詩序 | 310 楊斯儂 |
| 32 答李翊書 | 106 唐五代詞五首 | 185 匆匆 | 250 秦士錄 | 311 登天岳 |
| 34 祭十二郎文 | 108 宋詞七首 | 190 冰心詩二首 | 251 李龍眠畫羅漢記 | 312 葉畫史 |
| 35 永州雜記二篇 | 111 滿江紅 | 191 故鄉 | 252 核舟記 | 313 塞木披蒙之駭 |
| 39 阿房宮賦 | 112 正氣歌 | 195 還鄉 | 253 先妣事略 | 314 柏林之圍 |
| 41 虬髯客傳 | 113 陸游詩五首 | 196 徐志摩詩二首 | 254 遊龍門記 | 315 記大同武州石窟寺 |
| 42 瀟湘行表 | 114 漢宮秋昭君出塞 | 197 家鄉 | 255 濼井遊記 | 316 佛蘭克林自傳 |
| 43 醉翁亭記 | 118 桃花扇漁樵話興亡 | 198 城上 | 256 魯志 | 317 達爾文敘事 |
| 45 赤壁之戰 | 119 四時田家音樂歌 | 199 伙伴 | 257 金先生草花 | 318 勤工儉學傳書後 |
| 46 岳陽樓記 | 120 蘭陵王兒行 | 200 新綠 | 258 菊海 | 319 青年之自覺 |
| 47 六國論 | 121 高太尉討荊棘冲 | 201 答司馬諫讀書 | 259 小洋 | 322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
| 48 前赤壁賦 | 122 生辰綱 | 202 趙州趙公教習記 | 260 夜渡兩關記 | 323 楊修之死 |
| 49 後赤壁賦 | 123 泉陽崗武松打虎 | 203 義田記 | 261 柳敬亭傳 | 324 劉老老 |
| 50 戰國任俠 | 124 知不可而為與為而不有主義 | 204 金石錄後序 | 262 鳴樓後課園記 | 325 吳猴王 |
| 51 湖州韓文公廟碑 | 126 最苦與樂 | 205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 264 左忠毅公軼事 | 326 王冕少年的時代 |
| 52 上樞密韓太尉書 | 127 敬業與樂業 | 206 宋人語錄十四則 | 265 尚俠 | 327 王三姑娘的死亡 |
| 54 讀孟嘗君傳 | 128 大明湖 | 207 北宋詞十首 | 266 為學一首示子姪 | 328 最後一課 |
| 55 白鹿洞書院講義 | 130 賈賈玉品茶龍巖廳 | 208 南宋詩十四首 | 267 沈雲英傳 | 329 小雨點 |
| 56 文獻通考序 | 131 癩神發病癩船家 | 209 大同與小康 | 268 費宮人傳 | 330 筆記二則 |
| 57 大學章句序 | 136 不朽 | 211 孟子對齊宣王 | 269 核工記 | 331 觀虎教弟記 |
| 58 登西台望哭記 | 137 讀書 | 212 愚公移山 | 270 登泰山記 | 332 笑論 |
| 59 岳飛傳 | 138 海灘上種花 | 214 慎子拒齊求割地 | 271 大鐵椎傳 | 333 樂府雜曲圖序 |
| 60 送秦中諸人引 | 140 想飛 | 215 魯仲連義不帶秦 | 272 問說 | 334 諭子紀鴻 |
| 61 尚志齋說 | 141 可愛的詩境 | 216 田單以火牛攻燕 | 273 祭姪文 | 335 習慣說 |
| 62 謝朝傳 | 142 偉大的青海蠶頭 | 217 信陵君救趙 | 274 復彭望生書 | 336 納爾遜軼事 |
| 63 尚節亭記 | 143 從我的流亡生活說起 | 218 燕太子丹謀刺秦王 | 275 張巡死守睢陽 | 337 何倫傳 |
| 64 項實軒志 | 145 走日蘇花路 | 219 西門豹治鄆 | 276 寄子雲 | 338 勇敢之小學生 |
| 65 歐陽永叔樂齋雜生 | 146 學者的態度與精神 | 220 勸學 | 277 辭史閣部殉揚州 | 339 救火之勇少年 |
| 66 西湖雜記七篇 | | 221 桃花源記 | 278 述康同遊記 | 340 盲志 |
| 67 文丞相傳序 | | 222 馬援傳 | 279 清詩二首 | 341 晏子相齊 |
| 68 獄中雜記 | | | 280 芙蓉 | 348 從今天起 |
| 69 攷史可法書 | | | 281 范縣署中醫弟盛書 | 350 繁星 |
| | | | 282 遊珍珠泉記 | 353 黔之驢 |
| | | | 283 閨清記趣 | |

友聯書報發行社 Union Press Circulation Service

星： 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Tel. 23733 吉： Rm. 7, M. C. A. Bldg., 2nd Fl., Ampang Road, K. L. 怡： 16 Seenivasagam Street, Ipoh; Tel. 2170 檳： 72 Lim Lean Teng Rd., Penang.



鄭應強

修 建 (畫油)